

730

現代
科學
文獻

3

現代之日本
總論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675B

見代百科文獻

現代之日本・總論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1551015

現代之日本——總論弁言

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成爲中國的生死仇敵，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中國非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戰，驅逐在華的日寇，殆無出路，這也是舉國一致的定論。然而古人說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話是具有至理的；『現代之日本』的出版，立意就在以精粹的材料，貢諸全國人士。

然而此地必須鄭重聲明：『現代之日本』，乃專供給愛國人士作參考和研究的；欲使此輩人士洞悉日帝國主義者之所具之力量，與其危機或弱點，堅其與日本進行民族革命戰的決心；決非供給等死主義者——即等待日本帝國主義者自斃——那些人們的藉口資料。本書爲『現代之日本』第一冊——總論，此外關於日本之政治，軍事，財政，外交，金融，教育等，另有專冊。

本書內容，在總的觀察方面，有范爾嘉和高宗武兩先生的文字，就經濟方面說明日本帝國之發展和現勢的，有馬濬、李國幹、沈底三先生的文字，均爲有價值的作品，就中尤

以范爾嘉先生的一篇，爲近年來研究日本的名著。

亦凡 一九三三，三月。

現代之日本——總論目次

最近國際政治中心的日本帝國主義

F. Varga
范爾嘉

日本帝國主義之發展及其前途

馬濬

最近日本之總觀察

高宗武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

李國幹

目次

現代之日本——總論

最近國際政治中心的日本帝國主義

范爾嘉

一 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與其特性

當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前半，日本封建社會以商業經濟的發展，崩潰之勢，甚為劇烈。除了幾處顯著之點外，在十九世紀前半，日本的國情正與大革命前的法國一樣，不過法國的君主，在日本是將軍，即國中最大的諸侯。全國的土地為少數貴族的采邑封地。古昔所謂『侍』(Samurai)的武士階級(等於歐洲的下層貴族)，自身毫無所有，全藉封建諸侯的年金廩粟以為生。自然經濟的大部已不復存在而為貨幣經濟所替代。

因為貨幣經濟的侵入，一方面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搾取與貧窮，成為脫離土地而向都市集中的無產者，他方面則促進了製造工業的發展，這使農村工業及都市的手工業，根本顛覆。有許多地方，甚至在蛻變為資本主義以前，那些封建的諸侯，雖曾建立工廠，從事資本家的活動。但在同時因了城市方面商業資本的發展，這是一種與高利貸資本有密切關

係的，亦使許多武士及諸侯淪爲負債者。

此之時，既無所謂布爾騷的革命，在農民中間也沒有土地的分配。一切權力依舊掌握在昔日統治階級之手，且直至今日——固然資本主義已有強大的發展——其統治組織，尙非布爾騷的，而爲君主官僚及軍閥，仍由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前的同一貴族以爲支配。

封建勢力的殘餘是依舊強有力的支配着日本。在農業方面，其勞動的組織，主要的特質還是封建。土地的大部屬於貴族的地主所有。他們自己並不從事農業，只把土地小塊地出租於農民。地租多寫農民的產物，大抵是米，實占農民收穫所得之三成至五成四分。封建貴族之轉變爲資本家，其形式普通便是以從農民身上取得的地租，當作資本，而投於都市的工商業及銀行。

日本之從封建組織蛻變而爲資本主義，從昔日閉關鎖國的狀態轉變而爲帝國主義的向外發展政策，是在白種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進行着的。一八五三年的時候，有一隻美國軍艦出現於日本海岸，強迫日本開港通商。日本迫不得已，爲了避免亞洲各國同樣的命運，而成爲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他的統治階級遂自己完全一變其古代封建的軍事的組

織，及戰爭的技術，爲現代資本主義的。

因爲一般工業的發展，尤其是軍事工業，使日本感到國內完全缺乏工業原料的困難。日本的統治階級有鑒於此，竭力要想克服此種困難，乃利用外國輸入的煤鐵，打算建立起自己的重工業，自此以後，他們遂欲以武力征服亞洲大陸而擴大其原料的基礎，並以其工業的市場，因爲日本本國以農民的困窮，國內市場實在是太小了。

日本的封建勢力因爲留着這樣強力的殘餘，故在短時期間，日本資本主義即發展而爲極嚴密的帝國主義，資本非常集中，——七個巨大事業幾於宰制了全國的工業、貿易、交通及銀行——成爲加特爾、托辣斯等獨占的形式，成爲強大的軍國主義，並具有一種濃厚的向殖民地發展的傾向，不惜一再從事戰爭，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因了最近的形勢，又使日本成爲不惜挑撥戰爭以求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於是最初進兵佔據東三省，接着並出兵上海，使武力進攻蘇聯及新的世界戰爭的危機，更爲急迫。

二 日本的過剩人口問題

日本統治階級，其所以執行帝國主義的征服政策，常常說是由於日本人口的過剩，在

本國的領土以內不能維持日益增加的人口，故殖民地的征服，乃爲必要。

其實，人口過剩問題並不能爲日本擴張領土的帝國主義政策的藉口，由事實之所昭示。日本實沒有移民外國的事情。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八年間，據官方的統計，有如下：

移民人數

一四四、〇〇〇

回國人數

一五七、〇〇〇

回國實數

一三、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十月，日本僑居國外的人口是七〇九、八三八，其中二九二，三〇六在亞洲，一七〇、〇〇〇在北美，一〇〇、〇〇〇在南美，而一四七、〇〇〇則在澳洲。

且事實上，日本所征服的殖民地亦並不用以消納過剩人口之用，滿洲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滿洲三省，中國移民每年達百萬之多，而日本農民則可說沒有。一九二八年的統計，日本在滿僑民計一〇〇、〇〇〇人。但大抵爲日本之鐵路辦事員、兵士及娼妓。

三 日本的農業與其農民的地位

近二十年來，日本雖有顯著的工業化，然直至今日，農業猶爲日本經濟的基礎，戶口

之四九%——佔全人口之五〇或五五%——爲從事農耕者。

日本的農業，有一特點，即在全部土地中，耕地所佔比例甚爲微小，且爲農業公司所分割。日本全土的可耕之地不過一六%，而從事農耕者則不下五百五十萬戶。

耕田的分配，以農地之大小爲準，有如下表：

農民人數(單位千)

百分數

不滿半黑克太者

一九五一

三五

有地半至一黑克太者

一八〇五

三〇

有地一至二黑克太者

一一九〇

二六

有地二至三黑克太者

三一—

六

有地三至五黑克太者

一三四

二

有地五黑克太以上者

七二

一

當本世紀之初，在農民百人中，其比例如下表：

耕種其自己的土地者

三三・三%

租地耕種同時並自有土地者

四六・〇%

只租地耕種者

二〇・七%

但在現今，則其變化有如下表：

耕種其自己的土地者

三一・二%

租地耕種同時並自有土地者

四一・一%

只租地耕種者

二七・七%

這表示二十年間，佃農的百分數，幾乎增加了三分之一。

還有，土地的分配，由其質而論，亦不平均。上等的土地，顯然的或以自由保有 (Freehold) 的形式，或以租借所有 (Lease hold) 的形式，是在富農手中。

在這樣的情勢下，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自然非常迫切，而租地或出賣之價，亦不免異常的高。據日資抵當銀行的統計，土地的價格有如下：

一九二七年(每黑克太之價)

一九三〇年(每黑克太之價)

水田

五四六〇圓

四八九〇圓

旱田

三三三〇

三〇〇〇

水田的租借，其所費大概須收穫所得的五四%，若我們假定農民購買肥料之所費為其

全部收穫價值之八%，可知日本佃農終歲辛勤之所得，實不能過其所生產之三七%。而因其最大多數是佃農，每人所耕之地不到一黑克太，所以他們每年之所得，實在是不能維持其家人的生活。

關於農民的收入，依據佃農及其所耕田地面積以分類者，目前尚無可恃的統計。由各種關於農民平均收入的計算，大抵每年的收入總額是九鎊，這當然沒有包括佃農及貧農的地位以言。

總之，日本農民之最大多數是不能單賴其農產品以爲生活。農民除耕地外，大約有二百萬戶並以育蠶爲業。每年春夏之時，農家之中，下至小孩，都須日夜忙碌。

除了育蠶，紡織是日本最普遍的農家工業。誠然，他們是太貧窮了，不能自己購買原料，也不能自己造成工業品以出售。所以最普遍的情形是農民從製造者那裏把棉紗紡成材料，而獲得些微的報酬。此外，則如老年與幼童之從事於織席、編製草帽及造玩具等，亦使農民得於微小的農業收入，有稍稍的增加。

但是雖然這樣的合家老幼，辛勤工作，仍不能使貧窮的農民免於凍餒。因此之故，那些貧窮的農民，迫不得已，只好把女兒送給紡織工廠，而預先支取六十或一百圓的金錢。

他們的女兒這樣，遂在這筆款子未能清償以前，成爲資本家的囚徒了。還有許多農民，因爲貧不能生，把女兒直接賣給妓院、茶店等等的。

因爲這種低廉勞動的過剩，尤其是婦女與兒童，使貧乏的日本不得不委身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無限制的榨取。這形成了日本工業發展的基礎。

四 日本工業的發展

日本工業的發展是曾經遭遇了許多的困難的。

一、從一八五八到一八九九年間，日本以白種帝國主義的強迫——利用國際的協定——維持着與中國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同樣的低等的關稅率。所以若沒有政府有力的津貼補助，日本幼稚的工業很難與帝國主義各國的商品相競爭。

二、因國家的貧困過甚，雖對勞工階級極盡榨取的能事，依舊難於迅速的蓄積其資本。

三、上面曾經說過，因爲國內各種原料都異常缺乏，除了蠶絲與銅外，一切工業原料，尤其是煤、鐵、木材、非金屬，一切紡織原料、以及化學工業的原料（除了從海取得

的硫磺與鹽外），日本可說都是沒有的。

這意義便是日本的工業，非建築在輸入原料的基礎上面不行。但若如此，即假定其他的一切條件都是相等，日本工業生產品的價格，因為要加上運輸的費用，勢必不能與有原料的國家相比。

由了上面這三種主要因素，如原料的缺乏，低廉勞動的過剩及竭力的只求向軍事工業的發展，使日本工業具有一種特殊的結構。這便是高等的最新的軍事工業，大抵為政府所經營，或者受國家的補助。且不論政府經營與否，都是竭力發展起來的重工業。這當中，倘若是私人的，那末以政府的補助，所以為軍事工業供給原料，但生產之費是很高的。又有競爭於國際市場的紡織工業，但是建立在低廉的女子與童工的汗血勞動之榨取上面的。因為日本的工業是有組織地所以供軍事上的應用，所以日本歷次的戰爭，如對華對俄，其第一義便是為的供給日本工業自己所缺乏的原料，並為其紡織工業求得廣大的市場。

因此，日本工業雖在幼稚時代，即已表現帝國主義的特性。

大戰期間，日本工業尤有飛躍的發展。日本雖自戰爭發生，即已參加，但從經濟的觀

點言，日本寧是一個中立國的地位，比之美國尤甚。因為日本的參加戰爭只限於征服昔日為德國所占的中國土地及德國的南洋諸島。所以這次日本的全部戰費，據布加特（Bogart）的估計，不過四千萬弗，較之俄國的二百二十五億九千九百萬弗，法國之二百五十八億一千三百萬弗，實不足齒數。其實，希臘的戰費還比日本大了數倍呢。

在這數年間，日本不僅擺脫了外國工業品的戰爭，且成為協約各國的供給者。日本舊有的工業裝置，實不足以供此需要，於是從美國買了新的機器，以為更換。銅的產額這樣增加到一一六%，鐵則增加到一四三%。鐵廠所得的利益遂大增高，在一九一八年，某工廠的紅利竟到百分之百。日本既從戰爭的契約上得到這樣巨大的利益，於是一轉瞬間，像美國樣，便從債務國一變而為債權國，在金融上造成了超越其他各國的地位。

但是日本資本家這種巨大的富裕，依舊不能解決日本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這便是原料基礎的缺乏，因之使日本的多數工業，生產費大為增加。戰爭終結以後，日本立即為恐慌所侵襲，且其程度亦異常劇烈。自此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即全部陷於慢性的恐慌中，雖然如紡織工業，因為對於勞動者的非人的榨取，仍可繼續獲得優厚的利益。

不過日本的工業雖然在戰爭時候，受了很大的促進，同時，政府對於工業也不惜極力

加以資助，但是直至今日，就工業國家的字義言，日本殊夠不上。日本工業發展的相對的落後，我們可由其每人所消費的煤而觀察得之。

煤的消費（每人每年之噸數）：

煤的消費淨數

包括水力在內

日本

○·五

○·七八

美國

四·四

五·八

英國

四·四

四·四四

德國

二·三

二·三

法國

一·六

一·九四

同樣落後的狀態，我們從鋼鐵的生產上，也可以看出來。

一九二九年世界鋼鐵生產量的百分比

鐵

鋼

日本

一·六

二

美國

四·四

四七·五



英國

七·八

八·一

德國

一三·六

一三·五

法國

一〇·六

八·一

所以若就每人所有之數以言，日本是只有歐洲諸工業國家生產量的六分之一，與美國的十五分之一。

至於生產工具的製造，日本現在尚有賴於外國。日本不僅須從外國獲得原料以供其鋼鐵工業之用，並且還要輸入鋼鐵及三分之一的必需的機器。

其他製造生產工具部門，顯着絕不相同的發展，如造船與電器機械工業已足供本國的需要，但如機關車與汽車的生產，則遠虞不足。

從各種可恃的統計而輕工業依然佔着優勢。由官方的統計，工人在製造工業中的分配——包括那些雇用五個工人以上的工業在內，雖然他是沒有應用動力機械的——則其數有如下：

工業

工人數(單位千)

紡織

九九八

鋼鐵	一二三
化學	一二〇
食品	一六八
機械	二五一
陶瓷	六八
木材	五七
印刷	五四
煤氣與電氣	九
其他	九〇
政府工廠	一三六
共	一、九三六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工業的特性，其工人總數之半以上，是服役於紡織工業的、勞動的低廉，固定資本的少發展，都是明白顯著的現象，因為服役於五萬六千個工廠之工人，達二百萬的巨數，而在這些工廠中，有九千七百〇一家是沒有動力機械的。但是

還有一點特別的，即有三百多萬的工人是服役於不到五個工人的工廠。換言之，即在手工作場中作事的。而據奧卻特（Orford）的估計，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二八年間，工廠所吸收的工人，每年平均是四萬一千人，但每年人口的增加，平均是六十五萬四千人。

同農業一樣，日本的工業，關於其所有與組織的情形，是非常矛盾的。由上表所列，我們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工業，其組織的集中是很少的。平均每種企業大概有四十二家工廠。只有三種工業，如造船、紡織及冶金，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居着全數的七三至九五%。

這是日本工業在組織上沒有集中的現象，但是講到資本，則恰相反，是非常的集中。

五 產業工人的地位

日本產業工人的地位，大抵由封建的土地組織以決定。這使一般貧農不得不常為工業資本供給大批廉價的勞動，以資其榨取。因此，慢性的失業普遍於農村。這是一種巨大的預備工人，結果使城市工人大受其反響，尤其是在紡織工業中。

巨大的紡織工業的工人，是直至今日，並不比奴隸的地位好。紡織工廠的經理人，從鄉村中徵集貧農的妻女，先給農夫以五十圓或一百圓，然後每星期從他們的工資中去扣還。這種農村的女工，即居住在大工廠的假屋中，食宿都在其內。除非得到了經理的許可，普通是只有在每月二次的休息日，他們始能走出工廠。倘其不然，在那借款沒有還清以前，他們若要離廠的話，則有警察可以把他們帶回，雖然這手段是認爲『非法的』。

工作的強度很大，榨取率也很高。報酬菲薄而飲食不良的女工，要她們去照料最新式的機械。在相當的時期，因了機械的速度卒把她們身體的健康結束以盡。普通這種女工之在工廠，只是借款沒有還清以前。借款既清，她們便扶着衰病之身回轉鄉間，或者立即轉入妓院的工廠中，這同樣是普遍於日本的一種奴隸制度。總之，日本今日紡織工廠中的情形，正與馬克斯恩格斯所記述的，英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紡織工業一樣。

但是情形最慘的，還是那『家長』所管理的紡織工廠，那裏只有少數紡機，工作時間是沒有限制的，甚至只有幾小時的睡眠，延長到整天。

在這些工業中，男女的地位，因爲需要大的技能，所以稍好一點。現在還沒有可信的統計，下面的官方報告，當然是把事情說得較好一點的。

所有產業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在一九二八年是每天一〇、二一小時，工資平均是男工每天二圓六十分，女工每天一圓。

但據私人如烏得來 (Udell) 奧恰特的統計，則紡織女工的工資，在最初只有每天五辨士。直至一九二六年，女工與童工的工作時間是十二至十四小時。自此以後，他們的平均時間為十至十一小時，但紡織與絲綢業除外，即是直到現今，對於女子與童工，還是每天十二小時的工作，即一小時的預備，十一小時的正式工作。

原來日本的紡織工業，因為煤的消費甚大，原料是外國輸入的；而多數的機器也購自外國、換言之，即因為所費的固定資本，生產的成本甚貴，所以為求得巨大的利潤，遂惟有極端對其工人從事榨取了。

機械、造船等有能力的工人，其地位比紡織工人為佳，但比之歐洲各國仍遠不及。他們既沒有社會的政治的組織，沒有失業保險，沒有一切疾病的救濟，也沒有疾病保險。

六 日本的國外貿易

日本特殊的經濟結構，如原料的缺乏及生產用具製造的不足，都在其國外貿易上明白

的反映着。日本的有賴於外國貿易，其與國內生產總額之百分比，正如歐洲的巨大工業國家一樣，無論輸出輸入都略占二二%。

一九二三至二七年日本各種輸出入貨品的百分比

	輸入	輸出
食糧	一四·四	六·七
原料	五三·六	六·五
半製品	一六	四五·七
完成品	一八·四	四〇
其他	〇·六	一·一
	一〇〇	一〇〇

若更嚴密的加以觀察，則其比例有如下：

一九二三至二七年主要輸入品在全部輸入中所佔之百分比

生棉	三〇	食糧	一五·一
鋼鐵	五·九	木材	四·三

煤油

二·六

機械

四·九

化學用品

五·六

但日本的食糧雖然是有賴於輸入，本國農業的生產，是不足給養其人民，常給他作爲實行殖民政策的藉口，然爲了封建地主的利益，卻徵取進口稅米每六十疋一圓，麥六十疋半圓。此外，對於日本所製的工業品，則徵稅尤高，如棉織物與衣服爲其價之二〇至五〇%，金屬品與機械類爲一五至五〇%，煙草、雪茄、紙煙則多至三五五%。這樣，除了地主，高利貸者對農民的榨取，及對於工廠工人的直接榨取以外，還有獨占資本利用保護關稅的價格，而實行其間接的榨取。

日本輸出的貨物，大抵屬於下二類，即生絲、綢緞，奢侈品及廉價的棉織物等。

日本主要輸出品在全部輸出總值中所占之百分比

生絲	綢緞類	棉織物	正頭
一九二四至二七年	三九·六	六·八	二四·八
			三·二

至外國貿易的性質，尤其是於日本的輸出，則係視地理的分配而定。

一九二七年各國在日本輸出上所占之百分比

美國	四一·八	中國	一六·八
印度	八·四	英國	三·三
法國	二·七	澳洲	二·五

日本對美的輸出，其最大部分（八〇%）是生絲、綢緞與奢侈的瓷器等。輸至中國及印度者多為廉價的棉織物。總之，日本所有的輸出品，或為世界市場上競爭激烈的貨物如棉織品，或為不必要的奢侈品如綢緞等，不出於此二者。

講到日本的輸入，則或為原料，或為生產器具。原料大抵購自亞洲，機械等生產器具則來自美國與歐洲。

一九二七年各國在日本輸入上所佔之百分比

美國	三〇·九	印度	一二·四
中國	一〇·四	德國	七
英國	七·六	澳洲	五·六
加拿大	二·六		

日本自美國的輸入為煤油、棉花及機械，自中國及印度的輸入，大抵為棉花及其他原

料。澳洲的是羊毛，英德二國的是生產器具。凡此輸入品物，都為日本資本主義所不可或缺。反之，日本的輸出，卻為購買此等品物之各國所非必要，即在他處亦可得到。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上的弱點，表示日本在世界市場中地位的不穩。

七 日本的殖民帝國

日本為的要想克服其在外國貿易上的弱點，即為其工業獲得原料，為其生產品物得市場，其帝國主義者遂不惜一再在中國從事掠奪的戰爭，並把帝俄與德國帝國主義者以武力驅出滿洲與華北。由這些掠奪戰爭的結果，使日本成爲一個殖民帝國，若包括所謂「獨立」的滿洲在內，不僅土地之廣超過日本，且人口亦幾彼此相埒。

日本的殖民地

土地(千方籽)

人口(千)

臺灣

三六

四五九、〇

朝鮮

二二〇・七

二一、〇五〇

南樺太島

三六・一

三〇〇

關東

三·五

一、〇五〇

滿洲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共

一、二九三·三

五六、九九〇

滿洲在目前，雖然表面上似乎是「獨立國」，但其實則為日本的殖民地，將為日本所占有，已是無可懷疑的事了。

除了上述的殖民地外，日本並在中國本部得到強固的軍事要地，一部分是由於投資（如上海偉大的紗廠），還有一部分為由軍事壓迫所得的租借地。但是，這一切殖民地的掠奪，卻依然不能解決日本的市場問題。

八 世界經濟恐慌中之日本

嚴格的說，日本的經濟狀況，自大戰終結以來，始終是在慢性的恐慌中，自然，因了世界經濟恐慌乃大增加其深度。這個惡化的情形，由其對外貿易之顯著的下降，價格的暴落，生產品之大受制限等事，我們都可以明白看出。但這一切，較之其他各國，在比較上尚不十分嚴重，因為日本本來就沒有非常的繁榮。

不過這個情形，因了日本的貨幣政策，卻臻於非常的複雜。自一九二三年起，這數年來，日本是禁止現金輸出的。一九二三，是日本大地震及銀行發生恐慌之年，自這次嚴重的貨幣跌價以後，日本的貨幣，乃漸漸重復回到平價。

對於經濟界的真實情況，日本因為完全抱着誤解，於是在一九三〇年，即尖銳的恐慌開始之年，反欲重建金本位制，而准許現金的輸出。結果立即造成了大批的現金外流，使日本銀行的現金準備，在一九三〇年之初，即從十億七千三百萬圓減到一半。當時爲了信用攸關，及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利益，雖然主張繼續維持金本位，但是到底因了英國的放棄金本位，卒使日本亦不得不犧牲其現金貨幣制度，結果所至，立即便是日金的崩潰，由價格跌落的損失，至三〇至三五%之巨。

近數年來日本的輸出入貿易，常是不足之數甚多，一九二六年爲四億四千五百萬圓，二九年爲一億七千一百萬圓。在一九三〇年，由日本官方的統計是輸出入的不足爲二千七百萬圓，一九三一年也許將數倍於此。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如欲維持其金本位，那末惟一的方法，只有求助於外國借款。但是在這世界恐慌之中，亦難於辦到。

日本的資本因爲巨大的獨占組織，故可以將其恐慌的負擔，大部分移轉勞動階級之

上。日本資本家當感受恐慌之初，即開始生產的制限，計當一九三一年之末，棉織業是三〇・六%，人造絲業是三〇%，印刷紙張業是四五%。同時，恐慌的壓力亦影響於農民，使其提供於市場的二種主要生產，即生絲與米，價格大落。自一九二六年來，米的價格竟跌落了五〇%。

而因貨幣的膨脹增了三五%，所以米的價格，其實是比较一年前的低價還低。

但是情形最慘的要算繭價。生絲的總輸出額，其價如下（單位百萬圓）：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七八一

四一七

三五五

這表示出售生絲之所得是減去了五〇%。

但若就其輸出的數量言，則又不然。下面便是生絲每月的平均輸出數（單位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二八七四

二三四九

二七五四

由此，可知輸出金額的減少，蓋完全是由於物價的下落。

除了農民以外，受恐慌的影響最烈者，要算城市的無產階級，我們可由失業人數的增

多而明白看出。茲假定一九二六年的就職數爲一百，一九三〇年平均，降至八二，而一九三一年首十月則爲七四·七。這便是說在一九二六年有工做的工人中，現在已有二五·三%是失業了。但日本的資本家則在此情勢中，還要減少那低廉的工資。現在，雖然當此恐慌時期，只有戰爭工業尙依舊全部進行，並且還有擴充之勢。

人造絲工業的急速發展，無疑的是表示戰爭的準備，這像化學工業的顯著發展一樣，近十二月來，是受有政府津貼的補助的。

惟在這時候，日本經濟是特別的困難。在中國及商業貿易的大部操於華商手中的印度洋沿岸各地，抵制日貨的運動，其勢既並不稍衰，而上海的進兵，則結果不過使排貨運動更以激化。日本的對華輸出，現已減至最少限度的了。

還有，英美國的排貨運動，使日本全輸出貿易之半感受恐慌，若由此以往，非至日本的海外貿易全部崩潰不止。而日本在滿洲及中國用兵的所得，則直至現今，並不能絲毫和緩恐慌的影響。在這其間，加以貨幣的跌價，使日本經濟又新添了崩壞的因素。

九 日本爲武力干涉的前鋒

十年以前，列寧在其最後的著作中，有關於武力干涉問題及戰爭的危險者，其中嘗云：

「在這日漸迫近的帝國主義各國的衝突中，我們能夠自救麼？在這西方先進帝國主義國家與東方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對立間，我們能有什麼希望麼？也許可以再有一次休息旁觀的機會，像第一次樣罷？那時候，西歐反革命諸國援助着俄國的反革命，但是卒因東方反革命陣營間內部的不一致，東方的擄取者與西方的擄取者的衝突，日本與美國間的對立，使其一切努力，都化爲無用。」

自從列寧喝破這樣的話，近十年來的世界形勢確乎已有巨大的變動了，舉其最大者，如：

一 二種組織間的「和平」的爭鬥，形勢是已有利於蘇聯。「追而過之」的目的，現在已到了可以實現的階段了，即據資產階級人們的估計，在世界各國的工業生產中，蘇聯是已占有第二位，僅次於美國了。

二 在蘇聯內部「誰打倒誰」的問題，已很明白，得勝的將是社會主義。國際資產階級的希望，將蘇維埃統治成爲資產階級的實質，無疑的已消滅了。以廣大的農業集團化爲

基礎，使富農整個階級的歸於烏有，這不僅斷絕了世界資產階級在蘇聯國內的強力的同盟者，亦使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喪失其復活的可能。蘇聯現在已走向社會主義的時期了。

因為社會主義的完全建造，在蘇俄正有疾速的發展，而資本主義則恰相反，趨於全盤的崩潰，故在國際資產階級，想乘間干涉以阻社會主義的建設，乃為目前最迫切的問題。

但是這兩個組織間的衝突，固日益激化，同時，在帝國主義彼此間，因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與目前的經濟恐慌，其衝突亦日益緊張。帝國主義各國倘若不是因為對蘇聯的恐懼，對殖民地叛亂的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而一再的自己抑制，新的世界戰爭，怕早就爆發了。

而現在這個空前的經濟恐慌，使帝國主義各國間的對立更為尖銳。近頃以來，如關稅戰爭經濟戰爭，資本主義各國已交綏多時了。而軍備的爭競，則尤為激烈。我們常常看見爲了要遮掩彼此間戰鬥的展開，有那些和平主義者的策略，其實無非帝國主義理論家矛盾言語的表示，使人覺得他們的意見是將以戰爭爲惟一的經濟恐慌的出路而已。

結果所至，因了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增大，於是各國益感有共同一致以對付蘇聯的必要。其最明顯的例子有如下：

保守黨已在英國得到勝利了。

法國是歐洲的憲兵，因其勢力的強大，使之起了欲爲反蘇聯的領袖的雄圖，而以恐慌之故，則使東歐諸國益深其對法的隸屬。此外，法國並欲結成多腦河聯盟，而以德國爲反蘇聯的前線。

德國法西斯勢力的增強，一方面和緩了反法的氣運，他方面增加了反俄的傾向。

日本則佔據滿洲，欲以之爲進攻蘇聯的軍事的根據，不惜一再向蘇聯挑釁。

滿洲的佔據與上海的進兵，日本之意蓋欲一方面實行對俄干涉，他方面從事新的戰爭，以謀世界之再分割，其最直接的對象，便是中國，日本可以從此分得最多的一份的。但我們若以日本之敢於爲挑發戰爭的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係由於他特殊的經濟、政治、社會或軍事的力量，那是錯誤的見解。恰恰相反，因爲日本經濟、社會及軍事，都相對的無力——我們在後面將詳加說明——乃促其政策的進行。

由日本帝國主義之意，以爲日本執行進攻蘇聯的任務之時，美國當不致抵瑕蹈隙，襲其後方，因爲這是一個階級戰，是直接對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敵人的。日本抱着這個假定，確信歐洲各國的多數能夠與以助力。

十 對華支配權的爭奪與武力干涉的危機

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蘇聯與一切掠奪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根木的對立，在中國尤明白的表現著，共產國際及世界一切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在求中國人民自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解放，推翻封建貴族，地主，軍閥及大布爾驕這些與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結者的統治，這是布爾驕民主的革命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屬第一步，然後將此運動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 (proletarian revolution) 以建立包括中國內部的蘇維埃中國，這是第二步的遠景。

蘇聯與共產國際的政策正與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相反，帝國主義者的政策，便是一心一意要把中國當作帝國主義者壓迫與榨取的對象。

但在帝國主義的陣營中，亦可分為二大勢力：

一、英法日三帝國主義國家之共同戰線，他們已幾乎把全部亞洲夷為殖民地了，他們要想分割中國，從此完結他們的工作。自然，他們政策的所以能夠一致，只有在分割中國這一點上。至於這分割的方式，及誰得到那一部分的問題，則各國之間，顯然是大不相

二、最大的美帝國主義強盜，其對中國所取的政策是在建立一個領土完整的形式上獨立的中國，而其實則欲以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因為在世界的分割上，美國的到來是很遲的。美國的殖民領土，決不足以與其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勢力相比。例如就中國的分割言，英法日本都已在中國領土的四圍確立了強力的基礎，不容他國插足。所以美國的政策是主張維持中國領土的完整（包括滿洲在內），想以這手段來打破帝國主義各國在華的所得。美國的用意，以為這樣，憑藉其經濟與政治勢力的優越，便可在南美樣勝過其競爭者，而把名義上『獨立』的中國，成為他的半殖民地。

蘇聯與英法日本及美帝國主義這三個政治勢力，其在中國恰反映着三種不同的階級，為其不同的擁護者。

一、擁護蘇聯與共產國際的政策，在中國是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有被榨取壓迫的勞動階級，貧農與中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貧困者。因為這個政策能給與他們以利益。

二、擁護英法日本的政策，是中國的一切反革命勢力，他們希望在中國能够繼續這個極端的榨取的現狀，把中國分割為不同的區域，而由各派各黨的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

級、軍閥土匪以爲統治。凡這些人物以及富裕的民族資產階級，都是與帝國主義有不可解的關係，倘若沒有帝國主義的保護，他們的統治將立即爲農工的革命所推翻。至中國各派間不絕的內戰，則爲帝國主義各國的利害衝突的表現。帝國主義各國爲了要擴張其自己的勢力範圍，於是不得不犧牲他人，而引起戰爭。但在同時，帝國主義各國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這使他們覺得中國的瓜分，若欲『恢復法律的秩序』，乃爲不可避免之事。

三、擁護美國的政策，有一部分商業資產階級及工業民族資產階級。但因有農工勢力與封建官僚軍閥二大勢力的對抗，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實微弱得很。無論就經濟或數量言，都是這樣，因爲中國工業的發展很少，而所謂工業者又大部操於外人手中。並且，其在政治上也力量很小，因爲這些工業家都是有不動產的，這使他們覺得以維持現在的農村狀況爲有利，而與地主階級締結同盟關係。所以對於一切的土地革命，他們表示嫌忌的態度，但是如其不經過土地革命，地主與軍閥的勢力是休想打破的。

於是在目前，我們要看美國的利害關係，究竟他要延長到什麼時候始與日本算帳。日本的進兵上海，當然大爲美國所不滿。美國之意，現欲把這筆帳延到武力干涉的事終結以後，再與日本計算，那末美國前面只有二條路可走；或在極端不利的形勢下，即與日本開

戰，或者忍着任日本增強其在上海的地位。上海的形勢當居民一億八千萬的長江流域的咽喉，故上海的取得，其意義實無異中國全部，使美國將來與日本的戰爭，大減其形勢。日本一方面靠了與法國的同盟，同時，並有英國爲其援助，（雖然英國的態度尚逡巡未決）而就其自己言是對俄武力干涉的要角。日本利用了這種形勢，他的軍閥的假定實有很大的正確點，因爲美國的態度，除了以公文爲抗議外，在目前，始終不願與日本明白交戰。

且我們須知日本的進兵上海還有一個用意，是想一舉而消滅由滿洲事件引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因爲上海是其中心所在。

但是日本的軍閥，在這一點上，他的假定，究竟不能算是準確。由日本軍閥之意，以爲佔據上海，進兵長江流域一帶，是像占領滿洲一樣輕而易舉的事。但是結果卻發生了正式的戰爭，日本軍隊受了中國團體人民頑強的抵抗，卒至反遭大敗——無論如何，在日本的士氣上，這一戰的打擊是非常巨大的，這是一個中國人民對日侵略者的戰爭，在這次的抵抗中，十九路軍不過猶如一個民兵的組織而已。

因了中國民衆的頑強抵抗，於是如英如法，——最後，甚至美國，都寧願給日本對上海事件有稍稍成功的可能，使其軍力得以從事干涉蘇聯的戰爭。他們這樣主張調停，利用

了國際聯盟，不但給與中國，且與日本同樣以壓迫。

法帝國主義的政策是非常明白的。無論在軍備或經濟上，法日二國都沒有什麼不同。因此之故，法國對於日本擴張其勢力於滿洲及中國的政策，表示衷心的贊同。

至於英國對日本的态度，則複雜矛盾得多了。英日二國除了都欲維持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統治這一共同點外，有二個重要因素，使英國不得不置身日本方面，其一便是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衝突，還有是英美二大帝國主義國家的對立。

但是英國對於日本的政策，亦不能全部加以是認。英國的資產階級正處在這個進退維谷的地位。日本倘若在中國遭受重大失敗，那末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統治，尤其是英國之于印度，將陷於覆亡。但若日本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其勢力有非常的發展，那末同樣對於英國也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所以無論如何，日本帝國主義所欲擴張的限度，不能超於英國的勢力，本來他們正式的計劃無非要主宰全部亞洲。

英國資產階級的政策，還有一個困難的地方，那便是太平洋沿岸英國諸自治領，如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等堅決反日的態度。若在美日戰爭之時，英國竟公然袒日，那末所謂大英帝國實難免有破裂之虞，如加澳新西蘭恐都將以此而與英國脫離。

最後，我們還有一點應該注意，即英國之於日本是商業上的勁敵，藍開縣（Lancashire）的棉織工業，不僅是在中國，並且印度及東非方面，日本都具最危險而有力的競爭者。所以凡有抵制日貨的運動——如東非、印度等地，因其零售商業都掌握於華人之手，常繼續不絕，甚至比中國本地還要激烈些，在大受打擊的英國的紡織工業，反覺得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最值得歡迎的結果，無疑的這是為英國資產階級暗中所贊許，雖然英日的友誼表面上是很好的。

美國對日本的態度，也是同樣很為模稜兩可。在美日二國間，商貨的交易最巨，在輸貨至美國的國家中，日本占九·八%，次於加拿大，居第二位，而在購買美國貨品的國家中，日本占四·九%，次於加、英、德、法之後，居第五位。而在世界市場，美之與日又並不是彼此競爭的國家。日本所輸出的為消耗品，而美國的輸出則為生產工具與原料。且美國曾有許多資本投于日本，南滿鐵路的車輛，美國實為其主要的供給者。

但是美日二國在政治、外交上的衝突，卻尖銳得多了。日本是美國太平洋上最大的敵人。這個敵對關係之所以能夠暫時和緩，只因日本是進攻蘇聯的前鋒。

這裏的問題，究竟美國資產階級何以對於日本明顯的挑釁，終抱着容忍的能度呢？

答語是因爲現今在亞洲洋面，日本比美國佔着優勢。誠然，美國的戰艦在數目上是多過日本，其比例爲五與三。但是在亞洲洋面，美國卻沒有一個近代的海軍根據地。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當此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日益激烈之時，若對日本宣布戰爭，那末結果決不是日美戰爭。而爲包括全世界的大戰。

自然，凡此所言，係就目前的形勢來加觀測，在遼遠的將來，美日二國爲了爭奪太平洋的霸權及中國的利益，戰爭勢必到來。在這其間，只要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轉變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勢，美日之戰，蓋爲不可避免，美國資產階級決不能任其被驅逐於中國市場，況中國市場之於美國，現正一天天的增加其重要。美國也不能拱手而將太平洋的霸權讓於日本，不事奮鬥。就目前言，軍事戰略的地位，誠有利於日本，但在將來，美國的軍力必遠過日本，則可斷言。

十一 日本軍事上的弱點及其革命運動

雖然世界上任何國家，即如法國，其支配階級的政策，沒有如日本那樣集中於強固的軍力的造成；雖然任何國家，其經濟與文化的利益，也沒有如日本那樣爲軍事而隨意犧

牲；且無論何地的軍事領袖，對於政治都沒有日本那樣的支配勢力；近數十年來，也無論何國都沒有如日本那樣不屈不撓惟以武力征服為政策；又日本固曾具有優秀的艦隊，巨大的陸軍，及高級的軍械工業，但從軍事的立場言，日本無疑的還是一個弱國。

蓋決定一國軍力強弱者，不外二事：

一、經濟的力量；

二、社會組織的安死。

我們現在來看日本這二點是如何。

就經濟言，日本是一個貧弱的國家。我們不必多費言辭，只須一看下列幾點便可明白：

一、國內生產產品的價值，其每人平均所得是很小的。

二、關於『國富』也是這樣。

三、日本的財政組織是完全沒有基礎的。現金的準備甚少，一九三一年初為八億八千二百萬元，三二年初一降而為五億二千二百萬元，雖然九月間已經宣布禁止現金的輸出。因此之故，幣價大落，已跌至兌換的平價下三〇至三五%。

四、日本沒有國外投資可以動員爲戰爭之用。

五、日本本國，即在平時，其食糧也全恃國外輸入。一旦戰爭發生，壯年男子軍事動員，食糧的生產勢必大減，而在此時，軍隊的給養，必須大增。

六、就日本的軍事工業言，雖比較發達，然亦只是供現代戰爭一小部之用。全部的冶金工業，尤其是機械工業，若一旦發生戰爭，必須與軍械原料的生產相應始可。日本在這一點上，實是一個最重大的軍事上的弱點。因爲日本的機械工業很不發達，即在平時，只足供其三分之二的需要，在一九二八年，所雇用的工人，不過二十五萬一千名。

七、但日本在軍事上最大的弱點，要算軍用原料的缺乏（除了銅以外）。日本缺乏鐵鑛，日本爲戰爭而建立的鋼鐵廠，卻不得不自海外求得鐵鑛，大部分來自印度與澳洲，其與日本相去在數千海哩以上。

日本並且缺乏鋼鐵，其一九二九年的產額如下：

鐵 一、一三三、四六三噸

鋼 二、二九三、八四六噸

這個數量，以之供平時之用尙虞不足，因爲一九二九年，鋼鐵之輸入日本者價值達一億六

千萬元。若欲以之供給軍用，那當然是不夠的。至欲增加產量，則因缺乏熔鑛爐、鑛石及焦煤 (cokable coal)，更加談不到。

還有，日本缺乏原油 (crude oil)，本國的生產微不足道，平時每年要向國外輸入，達五十萬噸之多。

他如非鐵的金屬 (non-ferrous metals)，化學工業用的原料，以及蠶絲以外的一切紗線等等，日本都一無所有。

總之，因了國家一般的貧困，財政組織的不安定，以及國外沒有可以動員的投資，金屬工業發展貧弱，幾乎一切原料都是缺乏，都使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的基礎，比較的脆弱。

所以日本之不惜以帝國主義的前鋒自居，對於其現在的統治制度，實是個最大的危險。如現存社會秩序的衰落，工人階級一般的窮困，及階級對立的日趨激化，致不得不一再以軍警武力的恐怖，對革命運動加以壓迫，這實表示日本現在組織內部的脆弱無力。

所有的工人階級對於封建資產階級的統治及以天皇爲元首的反動的軍閥官僚的政府組織，都表示絕對的反對，階級的對立現在已激化到頂點了。

情形已很明白，倘若一旦要全國動員，那末這種階級的對立必將在軍隊中有更大的發展，加上戰爭的結果，使無產階級的士兵及其家人親屬痛感物質的缺乏，軍隊這樣自必要增加其離叛之心而不可恃。

故若戰爭一旦發生，那末決不能延緩日本的革命，反之，只有促進日本的革命，現在，雖然壓迫的恐怖，峻嚴已極，但仍有戰爭的事發生，且有海陸軍士叛變的事，這都表示日本的共產黨有把持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內戰的可能，有推翻君主軍閥官僚的統治組織的可能，有以土地革命掃蕩一切封建殘餘的可能，並且可以布爾驕民主革命的勝利，而造成無產的獨裁。

（見社會與教育四卷十三四五期，廿一年八月出版。）

日帝國主義之發展及其前途

馬 溶

一 明治維新的意義及其影響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中，西歐資本主義，渡好望角東航，來叩遠東寂靜的門闌，於短期內首先使日本資本主義化了。至二十世紀初，因日本與列強競爭，及受其壓迫刺激的結果，更渲染了帝國主義的色彩。於是工業資本，在封建統治之下，得充分發達，而否定封建制度的人的要素——資本家，亦逐漸發育起來。明治維新，即充分有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意味。是時（一八六六——七一年）正是歐洲資本主義很成熟的時代，亦即是美帝國主義急激發展的時代，使日本資本主義，得到不少的影響。不到半世紀即具備了大企業勃興，都市長成，無產階級發達——等資產階級的社會形態。

一八六八年維新之政治革命，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快崩壞了。自此以後，日本社會的進化，殆如飛躍的轉變，全以厚顏寫實的模倣，輸入歐美經濟和社會制度。其結果使日本

發生很顯著的大變革，不數年間，政治組織，和社會制度，全然一新，盡量吸收歐美物質的及精神的文明，而立於國際競爭的場中。西方列強「黑船」，在賀浦灣頭的示威，迫使日本知神秘強大武力的必要，這雖非維新革命的真因，然亦爲促成之導火綫。一時勤王之感懷，尊王攘夷之輿論，均爲至理名言。一八七一年藩籍之奉還，軍事貴族雖放棄了封建優越的特權，打破德川時代的黑暗制度，本是資產階級熱烈革命情緒的表現，新政府的政策，亦誠如快刀斬亂麻，具有革新的精神。然當時資產階級的發育，到底幼稚，不能算做純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日本資產階級，與歐美諸國資產階級，以德模克拉西門爭形勢，反抗封建階級，取得統治權，而達到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是不相同的。在一七四〇年，日本封建制度衰敗的徵象，本已顯著；但資產階級卻未至有完全支配的能力，商業資本，亦不能支配土地財產，市民階級，仍缺乏革命指導之實力和訓練；徒以外力壓迫（如一八五三年六月美使伯里 Commol ora Perry 提督之赴日，迫令訂結通商條約），乃勃發了民族思想，而市民階級，適成革命運動的中心。

但明治維新，雖是政治革命，同時亦帶有社會革命的意義；因封建諸侯的政治權力，已日現衰敗，市民階級，以商業文明之成長，貨幣經濟之發展，及都市之發達等，使財產

關係之基本，已由土地而轉向工廠，彼等漸成爲生產之主要者，遂得一舉而粉碎了武士階級，使之同隸屬於中央集權政府之下。且構成明治維新後之政治勢力，第一爲封建中世紀的特權，和專制政治之遺物，其代表即官僚與軍閥。這種官僚軍閥特徵的心理，即超越一切階級的利益，代表純粹抽象的國家。他們在對外的關係上，感有富強國家之必要，於是不得不急求發達資本主義，故在他們的國家權力保護下，政商資本，特別發達。例如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對實業即採取極端干涉主義，一方面擴充政商資本——如富岡製糸所，新町紡績所，皆自政府之手，以圖產業之勃興，這即是日本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之有力基礎。在國家對於此種直屬產業所運用之政策，遂不覺侵略的，反動的，且部份的與官僚政治，軍閥支配，混爲一致。（註：日本國家經營之產業，甚爲發達，如種種專賣國營事業，國有鐵路，造幣局，砲兵工廠，及其他軍需品工業，八幡製鐵所，北海道殖民地，滿洲等半官投資，滿鐵之權利，及鑛山之所有等，初不過保證，現已爲國家獨占。）

彼等一方面又極力振興民間資本，故在明治元年，即在商法司之下，設通商會所，擔任外國貿易，設滙兌會所，擔任金融事業。極力圖全國商工業之發展。明治四年，政府出版「立會略則」「會社辨」等，以訓練公司事業組織之內容。且以國庫剩餘金，獎勵實

業，例如獎勵三菱航海補助金，始初每年五萬圓，至明治十四年其補助金額，竟占農商務省總預算半數以上。由上所述日本本的政商資本，及民間資本，賴國家積極保障政策，遂大加發展。最初於一八七一年建築京濱鐵路，一九〇〇年復延長三千六百里，一九〇九年延長五千里，一九一四年達六千里，廢止大船建造禁止令後，十五年內，日本有船百三十八隻，至一九一四年，有商船二千〇十二隻，航行海洋。鑛山在一九一三年使用鑛工約二十萬三千人，煤鐵鋼年產一千三百萬磅。一八八〇年棉花工業，日本尙懵然無知，至一九一四年，則已有總錘數二百二十五萬，綿絲年產五億四千六百萬捆，使用男工二萬二千，女工九萬五千。織工業之生產額，從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間，增加了八倍。

至對外貿易之進展，更堪驚歎。一八七七年爲五百萬磅，一八九〇年爲一千四百萬磅，一九〇〇年爲五千萬磅，一九一〇年爲九千萬磅，一九一三年則達一億五千六百萬磅，三十六年之間，增加至二十七倍。日本此種產業如飛的發展，已漸代替以前土地生產的地位，使農業經濟，根本動搖，農民變爲佃農——乃至無產者，例如由大正元年以後，至大正十年，自作農即減少十萬戶，而僱農和自作半僱農，增十二萬戶，可以爲證。自是即產生多數的大資本閥，如岩崎，大倉，五代，安田，高島，田中，雨宮，西村，古川時

藤田，澁澤，淺野等，而多數封建勢力的人物，亦一變而爲新實業的中心（如山城屋，中上川彥，岩崎彌太郎）。這些新資產階級之勃興，即演成金權閥新陳代謝——產業革命的形勢，資本主義，更得漸次發達，同時財閥之對外侵略作用，亦與時俱長；如台灣之征伐，即現其端倪，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更爲暴露。

因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當然有殖民地之要求；況後進的日本資本主義，原料缺乏，製造未精，非藉軍事侵略，不能推進其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日本資本主義發達之始，卽爲對外侵略之時。就其地理上發展之途徑；一是南進向太平洋之南洋印度，海洋洲等處，一是西進向亞洲大陸。但南進之路，已有英美各列強勢力之支配，且在種種阻滯上均無西進向亞洲大陸的便利。當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亞洲之時，自然注意其接近的朝鮮及南滿；然一則有中國勢力之支配，一則爲俄國勢力所壟斷。迨中日戰爭後，日本雖已實現了獨占朝鮮的野心，復得到中國巨大的賠款，使企業和財政，大加振興；不過俄國在南滿勢力，不僅依然如故，且藉義和團事件，大增駐華軍隊，攫取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使日本帝國主義的西進主義，無積極發展之餘地；甚至危及於日本既得權利。乃不得不與德國結有世仇的英帝國主義，結爲同盟，對俄決戰。以戰勝的結果，在軍事上既表現了戰鬥的優

越，躋與列強爲伍，且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地理上皆有重大的收穫。簡而言之，舉凡俄國在南滿的權利，悉以讓諸日本，日本帝國主義，因幾次戰爭，獲得了不少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國，使資金充裕，產業發達，漸漸建築了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基礎。

日本帝國主義此種狂暴好戰的侵略政策，可分幾方面說明。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初期，即遭逢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帝國主義——之產業時代，乃不得不變更普通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革命的過程。因爲帝國主義是否定民主制度的，是歷史的民主制度之破滅，而專制制度復活的，其本質是捨棄資本主義初期之自由平和主義，而趨於侵略，獨占，乃重工業優越等反動方向的。日本爲步伍列強，適應環境，不得不直接執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命令，或間接模倣帝國主義的行爲，使第一期活潑冒險的性質，直向第三期好戰的荒掠性質推移。

並且日本資產階級，最初非如歐美社會，公然參加政治，乃長期托於官僚之餘蔭，羽翼以求發展。在明治維新前後大爲活動之下級士族，既作成金權資本家之淵源，一部份又兼爲掌握政治勢力的官僚，他們承德川時代封建專制之餘澤，一面又與金權相結托，成爲近代資本家之政治代表。故其支配基礎，係建築在土地財產，及工商業資本兩者之上；而

資本家之政治勢力，因金權和政治之結托，遂使其漸得參加政治，及獲得支配權。其最普通之現象，爲代表國家權力之官僚軍閥，既與中世紀封建特權相同化，復以代表政商資本之故，與金權階級之資本家的政治勢力，亦表現了可以溝通的痕跡。迨金權階級資本家政治勢力發達以後，亦以受其卵翼之故，漸與官僚軍閥之大部份相同化。這種官僚資本化，資本官資本官僚化的現象，實爲日本資本主義之特徵。

如此看來，明治的政治，自然是極端保守的，反動的；封建制度無論殘留於社會上，或政治上。皆成爲帝國主義的用具，明治維新，已鮮明的暴露性質，及保守政策，不到二十年之間，革命精神，乃崩潰無餘。所有自由主義，和急進份子，因官僚主義，及資本閥之壓迫，漸就消滅。與專制遺孽相結托之大資產階級，已完全屈服。明治初年之自由民權運動，已經天殤，以志士之血所得來帝國議會，亦無生氣，彼等的政黨，亦徒具虛名，自然民主主義，無由樹立。於是資本帝國主義，以尙殘留的封建條件和觀念爲基礎而發揮，這於利得階級，雖無不利，而於無產階級及平民，則無異於殘殺。其所表現的特性，對國內爲極反動的政策，對國外爲露骨的侵略政策。

二 資本主義之發展及其對外關係

次就日本資本主義發達之過程言之，自明治十五年，日本政府，爲貫徹其保護政策，已設立與外國金融競爭的正金銀行，復設立日本銀行，爲中央銀行，以樹立銀行制度。其資本家的立法，即開普及商品生產的道路。於是日本工業資本，自明治二十年前後，乃漸次勃興。明治二〇——二二年之間，合資公司之收入資本，達四千三百萬圓，凡鐵路，紡織，鑛業，製陶，水泥等事業，如潮而起。當時計劃二三年後成立的大公司，尙有帝國旅館，東京製銅股份公司，京都陶器，織物，擴充大阪紡織，鐘淵紡織，九州鐵路，日光鐵路，水戶鐵路，北海道鐵路，築豐鐵路，石川島造船所，門司築港公司等，可想見其繁榮之盛。中日戰爭，更爲促進產業之良機，財政上既流入賠償金達三億七餘萬圓之鉅，通貨因而大漲，物價抬高，金本位制得以確立，企業大加進步。公司之新設及增資者，其資本達三億三千九百八十四萬圓，比以前的資本，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至其代表消費資料之生產工業——纖維工業，在明治十五六年不過才開始創辦，後經二十七八年（中日戰爭），及三十七年（日俄戰爭）的戰爭，與以有力刺激，至二十八

年，已成立了四十七個公司，至三十八年，更成立有七十八個公司，資本總額，由一千六百萬圓，增至三千七百萬圓。因上述企業之勃興，使企業投資，益加繁盛，約二三十年間之資本積蓄，即達莫大的巨額。貨幣之資本化，和商業生產，漸加普及，至一九一〇年時，工業資本，已占全產業之半數，茲據日本內閣統計年鑑所載於后：（以一千圓為單位）

農工商水陸運輸業

工業

資本比例工業總計

年次	農工商水陸運輸業		工業	
	公司數	投資	公司數	投資
明治一四年	—	—	七六	一・四三九
一七年	一・二九六	三三・一六三	三七九	五・〇四六
二一年	二・五九三	一七七・六七〇	一・六九四	三九・三三〇
二六年	四・一三三	二〇九・九六五	二・九一九	七九・二五六
三一年	七・〇四四	六三二・六〇六	二・一六四	一三三・〇六六
三六年	九・二四七	八八七・六〇六	二・二五三	一四七・七八三
四一年	一〇・三三〇	一二五・三七八	三・〇六五	四一・八五七
大正二年	一五・四〇六	一九八三・二三三	四・六六一	八四・三〇四

五年 一六·二九 二一·四四·〇四四 三三·九二一 一·〇五九·一〇九 一〇〇·〇〇三·四四四

初不過以國內市場為對象的日本資本主義，至此因生產過程超出國內的需要，而達於世界，請將其輸出貿易發展之形勢，引日本內閣統計年鑑證明於左：

輸出貿易統計表

年次 輸出額 (以圓為單位)

明治元年	一五·五五三·四七三
十年	二三·三四八·五二二
二十年	五二·〇四七·六八一
三十年	一六五·一一六·二〇二
四十年	四五三·六〇一·二〇〇
大正五年	一·一五三·一〇七·一六〇

由明治十六年至三十六年的二十年間，原料輸出只增六倍，而輸入則增十六倍。製造品之輸入，不過增七倍，而輸出則增三十倍，即可充分證明其為輸出製造品的資本主義國。因大工業之發達，大都市亦因之擴充，自然引起都市人口之集中，及勞動階級之發

現，而使農業日加衰敗，農民羣衆，日被沒收於都市之新興工業。下列二表，一證明都市人口之集中，一證明勞動者之增加：

第一表（以東京，大阪，京都，神戶，橫濱，名古屋六大都市爲標準）

年次 六大都市人口數 六大都市超過自然增加之人口數 都市集中人口

明治二年 二·四三四·六一八

二六年 二·五二四·九七三

三一年 三·三六八·一八二

三六年 四·〇九四·八四四

四一年 五·〇〇五·九一九

大正二年 五·二四七·一三三

七年 三·九〇四·五二六

七六·二九二

七三六·八二四

七八八·四三四

八六八·〇七九

一七五·六二六

—————

—————

—————

—————

—————

—————

—————

備考：大正二年超過數減少所扣除者，係調查東京橫濱寄留者之虛數時，整理所得。

第二表

年次 工數 人夫數

明治三年	四二二・二〇五
三六年	四八三・八三九
四一年	六四九・六六七
大正二年	九六六・五三三

上二表見日本內閣統計年鑑	一四六・八四五
	一八四・九三八

資本制度漸次成熟，則資產階級之政治勢力，自必漸次增加，且影響於政治形態。在土地財產和工商業資本的鬥爭，工商業資本，自然操必然的勝利。因之，由地主階級之衰頹，自十年至二十二年間，彼等階級代表的府縣議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者，已日見減少。銀行收奪了士族的財富，且由農工商人之手，集得大批股份於自己掌中。五十萬圓以上之資本家，有半數以上，集中於中大都市，即可見都市資產階級勢力的優越。原來在官僚政治卵育下的日本資產階級，至是遂獨立掌握政治權力，使官僚政治，漸就凋落；而初與官僚政治家及軍閥相結托的資本閥，乃彼此直接支配大政黨。

日本資本主義最初為守勢的，至資本制度樹立後，乃一轉而為攻勢的；保護開拓商品市場之軍事勢力，乃成為積極的要素。自明治五年至十五年，軍費經常費及臨時費，不過

一千萬圓內外，至中日戰後，即達一億圓，日俄戰後，復增爲二億圓，至歐戰後更增爲六億五千萬圓矣。比較國家預計之總額：明治十五年時，歲出總額，只占百分之十六乃至十九，十六年即至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中日戰後，更增至百分之五十，由是可見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關聯了。

一九一四年歐戰勃興，更給了日本資本主義一個極好的時機；因是時世界帝國主義之雄，如英法德意，繼之以美，皆從事於戰爭，無暇顧及東南洋，南美，非洲等市場，使日本生產品得從容展佈其勢力，坐擁海外投資的鉅金。其輸出之增加，在大正四年，即有七億八百萬圓，爲空前未有之紀錄，而大正五年爲十一億二千萬圓，六年爲十六億圓，七年爲十九億六千萬圓，更是如飛的增加；結果由大正四年至歐戰告止之大正七年，輸出共有五十億圓之鉅。故一九一八年一月，勝田財長在預算演說時，曾謂歐戰以來，輸入二十六億二千三百萬圓，輸出三十七億九千九百萬圓，其差數爲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圓，更由貿易外之交易計算，可再增七億圓，實爲吾國產業繁榮，國家富強之大幸……云云。這種貿易之增加與超過，使資本之集中，更加急速，而大工業更以比例之數擴充；同時對亞洲——尤其是中國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益加密切。

日本以參戰的結果，於一九一四年佔領德國遠東根據地之膠州，兼掠取德領太平洋諸島，輸送大兵於滿洲，其動機都不外於侵略的預備行動。蓋爾時西方列強方陷於長期的鬥爭，日本圖起而握東亞的霸權，故對德宣戰後五個月，即向中國提出著名之二十一條。同時日本銀行和金融業者，即貸予中國軍閥——袁世凱以莫大借款，以求在政治上藉軍閥之力，宰制中國。日模倣美國獨占中南美之故智，宣佈一種日本在極東利益優先權的東亞孟祿主義。復恐戰後列強之干涉，又與美國訂立承認日本在中國特殊權利的藍辛石井密約，與俄訂立日俄密約，在軍事上共同行動；於此，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野心，可算暴露無餘，發揮盡致了。

對日本遠東政策持異議者，首唯美國，而日本與一般列強間——尤其美國所生之敵意，全在於此。此種敵意之戰爭的危險，遂使其他列強，為保護其自國利益，均有捲入戰爭漩渦的可能——但其主角，或係美國與日本。因在經濟上及政治上，日美同因歐戰而獲得巨大的利益。遠東——中國，原屬資本主義的倉庫，帝國主義與此無盡藏的原料，及鉅大投資資本，是不可分離的。原料之輸入，和資本之輸出，已為今日資本主義之神經中樞，亦即其彼此敵視鬥爭的原因。

日美連年衝突最烈者，厥維美國限制移民問題；日全之支配階級，每以人種差別待遇，誇張於民衆之前，且鼓舞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及夏威夷(Hawaii)日人之蹶起，以煽起對美戰爭的狂熱。其實這是與經濟相關聯的，真正衝突的原因，乃在於爭中國門戶之『獨立』與『開放』。此問題英國亦有密切關係，大戰前英國在中國本有巨大的利得，其所要求之特殊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已扶植了重大軍事及經濟勢力，更利用此豐富之區域，助長中國南北分踞相對峙的局勢，俾得藉口保護法律和秩序，進一步支配全中國。英國此種對中國侵略政策，與日本之獨占政策，是相衝突的，在歐戰中，日本掠取山東，儼然德國之繼承者，且在無競爭者間，得擴充其生產力，以培植其在中國的勢力，可以說一時得到了壟斷中國市場的勝利。但歐爭停止後，日本粗糙的商品，仍不能與有力資本主義競爭，中國內地工業，亦因與國際關係斷絕時，得到一點進步遂令日本帝國主義之獨占事業，成爲一種空夢，非出最後的決鬥不可。日英同盟，以俄軍國主義之消滅，不待華盛頓會議時，已自然歸於無效，至使日英關係，成直接對峙之勢，一旦日美戰爭發生，英國非中立——即立於與日對敵的地位，可無疑義。

今日日本對太平洋問題，獨往直前，已成孤立之勢。英國已非同盟，中國之國民，皆

爲仇視。所有台灣，朝鮮，及南滿諸殖民地，亦非有強大軍力，不能維持，且來一新勁敵之美國；故太平洋形勢，已非昔比，而日本戰爭準備之痛苦，乃不可避免。在另一方面，美已成一強大之海陸軍閥。其在西海岸海軍艦隊之建設，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三佛蘭西斯戈（San Francisco）根據地之建築，不啻是其海軍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從此可證明美已準備世界最大的海上實力。關於巴拿馬運河之通航，日本有識者，尙推敲着運河攻擊之可能性；然一念及其所築城堡，重砲台，強大之陸軍及潛水艇等，又不禁爲之失望。且自關島武裝以後，形勢更爲緊張，由三佛蘭西斯戈，經檀香山，密都威，關島，至菲律賓海線之連續，得向日本取包圍的形勢。如以其強大海軍，巡洋艦，驅逐艦，及潛水艇，暨航空器，封鎖日本，不但使日本無論海中或空中，均斷絕出路，且其工業中心地，皆隨時隨地有受攻擊的危險。

日本對美勝利，全然絕望，殆非過言。况日本爲山岳國，土地多不適于耕種，糧食缺乏，如就資本主義發達的條件言，又缺乏鑛山原料。雖據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日本陸軍省所發表者：『帝國全境，皆有砂鐵之存在，若發現製鐵的方法，日本早已無缺乏鋼鐵之虞。因自一九一九年九月起，作必要的研究，經一年中，可造成功，在實驗上必生結果云

云』，似乎在鐵的供給，可以無慮；然煤炭供給之困難，食料亦不能自給，更不能令其對國際戰爭，操必定的勝利。

三 在國際的地位及其政治勢力的分野

現在的日本，已是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亦是帝國主義國際聯盟中，主要首腦之一；然新起的日本，在世界——尤其是西歐外交關係中，多附屬於英國帝國主義之後，並沒有獨持支配的能力。在近年來，久已解除之英日同盟，日本資產階級，仍不斷做重續舊好的迷夢，其實是想一個強大的英國聯盟，藉以自重，而其主要性質，在對付美國。自然日美的衝突，就是太平洋利益的衝突，更明顯的是在中國利益的衝突。然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雖想藉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排斥其他勢力的侵入；可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獨占行爲，亦非其所慮。况英帝國主義在戰時，已得到美帝國主義經濟上的援助。戰後一直到現在，仍與美帝國主義經濟上有密切的關係；英國的財政資本，與美國莫爾干，差不多已混合在一個支配原則上，發生互相共同的利害。並且英帝國主義在西歐的敵人，是法與俄，自不得去結合一個遠東的日本，而失歡於美國。所以日英聯盟的復活，已是不可能的。

事——即令英國對中國政策，有時一致；但這只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只是部分的偶然的，而非全局的必然的。

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或者覺悟到結合英國之不可靠，改變去聯合俄國；觀於去年下季，日俄解決一切懸案，及後藤子翁之赴俄，可想而知。這個日本聯俄的目的，大概消極上可以得到一個幫手，來對付其他，積極上可以使日本過剩資本，向俄國發展，但是兩國是英帝國主義的敵人，英俄差不多已不能兩立，日本對俄的關係愈親密，則對英國的關係愈疎遠，這或者要促進日本對英美的關係，愈加惡化。所以日本現在是聯英既不能，聯俄又不可，在外交上殆成孤立的狀態。

至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的地位如何呢？就經濟上說，日本帝國主義乃是後進，原料和技術，既不逮美國，復不及英國；以往全恃軍事的及政治的勢力，來榨取中國。可是自中國土著工商業之新起，和革命運動之發生，使日本在中國勢力，時時動搖。舍此他圖，又為列強勢力所壟斷，無處插足。在軍事上，日本雖列世界的第三位；然軍事的力量，仍依賴經濟作基礎；否則亦不能維持。我們現在以日本國富及軍力，與列強比較於左：

一 日本及列強的國富之比較

國名

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每人所有

日本

八六・〇七七百萬圓

一・五三八圓

美國

六四三・五三一

五・八九一

英國

一七八・二二三

三・七五一

法國

一三五・八二六

三・四五一

德國

七一・六一四

一・一五四

中國

三八・二八九

一〇一

二 日本及列強正貨準備額之比較

國名

保管區分

大正十四年（即一九二六年）

日本

日本銀行金

一・〇五九百萬圓

英國

英蘭銀行金

一・五七六百萬磅

法國

法蘭西銀行金銀

五・五四七百萬法郎

美國

聯邦準備各銀行金
政府金

二・七九〇百萬美金
一五四

意大利

國庫金
三發券銀行

一七三萬伊拉
一·一三二

三 日本及列強主要生產額之比較

金 銀 鐵 炭 煤油 棉

鈣 鈣 千法噸 千法噸 千法噸 千法噸 法噸

日本 二·七九 一三·八四 七二 三〇·七四 二六五 七·〇六

美國 七·八四 二〇·五七·九〇 四·〇九 五九·三七三 一〇六·六〇〇 二·二九八·四五三 一三〇·五四八

英國 七·五六〇 二八〇·四三〇

法國 五·四三三 三七·六八二 六三

意國 三·六 一〇·八三 二六·五〇

四 日本及列強之船隻及造艦之比較

國名 船隻數 噸數 造艦(一九二五年)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日本 四·五〇一 四·三三·一〇九 三 七二·七五七

英國(含殖民地)	一〇·九八九	三三·三三·一八九	五五	一·四八四·七六四
美國	四·八八二	一五·三七·四四三	七	一三九·四六三
法國	一·八二六	三·五一·九八四	六	七九·六八五
意國	一·三五三	三·〇三·六六一	一	八二·五三六
德國	三·〇三六	三·〇七·七三三	一〇	一七五·二三三

五 日本及列強海軍力之比較

甲、巡洋艦

國名	艘數	總噸數
英國	五四	三三三二·二九〇
美國	一五	一二五·〇〇〇
日本	二五	一五六·二〇五
法國	一〇	八〇·三五〇
意國	一〇	五〇·七四八

乙、毀滅艦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國	領艦 一七八 毀滅艦 一七一	二二八・四六五
美國	領艦 無 毀滅艦 二七六	三二九・一五三
日本	領艦 四 毀滅艦 九二	一一三・二八〇
法國	領艦 一三 毀滅艦 四五	八八・四一三
意大利	領艦 八 毀滅艦 三五	五二・一一二
英國	四五	四九・六〇五
美國	五九	五九・四九七
日本	六八	六八・五七七
法國	四五	五七・一二八
意大利	二二	一九・五二二

丙、潛水艇

由上述各表以見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皆佔列強中劣等地位，尤其是無廣大市場，和豐富原料，足以制其將來之命運。至海軍實力，雖列第三，然以制其敵人美帝國主義較，則不但主力艦不及遠甚，即補助艦，亦無美帝國主義勢力之雄偉；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上因外交之孤立，感受十二分的危險。

其次日本帝國主義內部政治勢力之分野如何？在日本政治勢力構成之中，第一為封建的中世紀的特權，和專制政治之遺物；其代表即官僚和軍閥。日本資本主義，即在此官僚和軍閥所代表之國家權力下成長。然官僚和軍閥沒有經濟的基礎，因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更成為游離的政治勢力；且資本主義發達資產階級成熟，官僚政治勢力之經濟的和階級的游離，更為明顯。於是官僚和軍閥的一部——或大部份與資產階級之政治勢力相同化。而資產階級因不能征服官僚和軍閥，遂亦與中世紀特權相同化。日本資產階級，以生長於中世紀特權庇護之下，得到經濟上的實力，或時與之競爭，或時與之妥協，漸次從官僚軍閥的手中，瓜分了政權。等到資本主義達到成年期，可以掃除封建勢力時，而本身經濟基礎，和世界潮流，卻已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於是日本資本主義，重新感到有反動主義的必要，自然和中世紀的特權，已結合到不可分離了。

然而在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真正支配者，仍是資產階級，其代表即為以往既成的政黨——如政友會，政友本黨憲政會（復合併為政黨），革新俱樂部——新實業社等；——然彼等在議會，常有所謂：官黨民黨，與黨反對黨，在朝黨在野黨等；但彼等絕不是所代表之階級，有所差異，乃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害的衝突。因為資本主義之成長，一方有資本和企業集中之進行，勢力為大資本和企業所獨占財政資本發達，此種資產階級，已造成一種新封建勢力的模型，不但和普通的工商業利害不同，即其彼此間因獨占性質上亦各不相下。且戰後恐慌之襲來，於資產階級內部利害關係，日益分歧，財閥和大資本，大地主，及一般工商業者，絕對不能溶合；於是有政友會之分化，憲政會和政友本黨之合併，及新工商業黨的新實業同志會的成立。以暨農民黨的產生。

政友會為資產階級之第一黨，早已和官僚軍閥同化，且他方面代表財閥，大資本，大地主的利害；即古封建特權和新封建資本交易最適當的中介機關，為現代日本帝國主義政策，最大的動力。民政會多傾向於商工階級的利益，革新俱樂部則較民政會更進步代表中小商工階級的利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多少帶點和平性。資產階級政黨之後起者，則有實業同志社，與農民黨。實業同志社之主倡者為武藤氏，彼為純粹紡織業資本家的代

表。紡織業爲近代工業發達之先鋒；且爲工資最廉、榨取最豐、選取勞動者最弱——如童工及婦女——之資本；所以彼在市場競爭以求勝利唯一的條件，是榨取的自由，和市場競爭之自由。故紡織業是近代資本主義代表和平主義自由主義時代的工業；同時是帝國主義時代，比較帶獨占性質稍少的工業。日本在戰時，原在其國內及投資中國，勃起了紡織資本；及戰後恐慌到來，乃覺以往所成立資產階級政黨，不足代表其特殊利益，所以有實業同志社的誕生。

然資產階級的內容，既經分化，地主階級的政治運動，亦必然抬頭。因爲工業之興起，多少是犧牲農業的結果；所以近代工商業和農業間的利益，不能一致。主要農產品和一般物品價格之騰貴，遙不相友，而地主尙獲得相當利潤者，卽犧牲了農民——尤其是佃農的生活必需品。然一方破壞了自足經濟轉向貨幣經濟，農民益迫於多量工業品生產物消費之必要；他方因戰時的好況的刺戟，米價隨之騰貴，使農民生活標準。突然提高。因之農民已不甘於半奴隸式的榨取，使立於比較的工業不利的地位的土地資本，更受威脅。加之戰後之恐慌，日本工商業蒙致命的打擊，乃努力以其所受的損害負擔，移諸地主的肩頭，自然使工商業和地主間利害，益不兩立。雖以往之政黨，多提出了振興農業的綱領，

政友會的手足，尚循環着地主的血液；可是這都是表面而非實際的，地主爲謀其本身利益，只有獨立的政治運動。所以過去如農政協會，農民聯盟，及岡山縣的農本黨等，皆純粹成半分的地主階級的政治機關。

但是與封建特權結合的大資本家，已形成了經濟上和政治上支配的中心，工商業的投資者，以及地主階級，亦爭上了政治舞台；自然在資產階級搾取壓迫之下的工人，和在地主搾取壓迫之下的農民，其反抗力，亦隨之以俱進，其團結力，亦隨之以俱長；於是乃誕生了無產政黨。更因日本戰時經濟之變動。和戰後的恐慌，使社會層起了顯明的分化，即在資產階級的政黨，亦發生分裂的事實；所以無產階級鬥爭的能力，益易表現，而小資產階級以受大資產階級壓抑之故，無形中構成與無產階級的友軍，乃有普選事實的發現。雖然那次選舉，仍是不徹底，無產階級，仍只有少數議員，選舉時仍被資產階級操縱；甚至選舉後有政府積極的反攻（如最近大檢舉事件；）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所養成的敵人——無產階級，已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且將日益發展，這是可以預料的。（詳細可參看本刊第一期希真君的日本普選與無產政黨。）

四 資本集中的現勢及其帝國主義的歸結

日本帝國主義在今日外交內政的形勢，既非常險惡，而其資本主義發達的階段，卻非常成熟；工業資本，已完全占據了商業資本的優勢，資本積蓄，達到莫大的鉅額。最近二十年間，所增加之股份資本總額，明治卅五年爲七億八千八百萬元，明治四十年爲九億七千萬圓，大正元年爲十四億八千二百萬圓，大正五年爲二十億九千萬圓，大正八年爲五十四億二千萬元，大正九年爲七十二億八千萬圓。約有一百個公司中，在大正七八年獲有十二億三千五百九萬圓的利潤，至大正九年，十一年之三年內，更獲得十四億二千七百二十萬圓之利潤。大正三年前後，正貨總額不過三億五千萬圓，至大正九年，即有二十一億七千萬圓，殆超過六倍以上。對外債權，亦由四億六千萬圓，躍至二十二倍。合計六年間，出超正貨十八億，對外債權十八億，對外債務之支出三億，共達三十九億圓之巨。

日本金融資本——銀行業之發達，已至使小銀行資本，漸就集中，及獨占全國產業，支配政治勢力之形勢，自然這是歐戰以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結果。由大正二年至八年終，銀行實收資本，由六億一千五百萬圓增至十二億九百萬圓，全國銀行之總額，約由二十二

億萬圓，增至一百〇四億一千萬圓，總借出額由二十七億七千萬圓，增至一百〇五億五千萬圓。當其初期，多數銀行，尚多分立，後因應資本集中獨占的過程，及大產業資金之需要，乃漸向大銀行合併，故銀行資本及支行雖有可驚的增加，但總行之數，卻逐漸減少。尤其是一九二〇年初日本經濟呈空前的恐慌時代，大銀行合併破產之小銀行，益增大其純利，無論地方的或全國的，皆盛行銀行合同運動。在資金五千萬圓以上之十四個大銀行中，大正十二年未已集中了十億三千四百萬圓，更有莫大的存款。大銀行置中小銀行於其附屬之下，其所集中之存款，則多流入東京大阪兩大市場，大正十二年終，民間十大銀行（安田，三井，第一，十五，住友，三菱，三十四，第百，山口，川崎）之存款，比較普通銀行之合計，即知其集中的程度。

銀行別	存款金額	比較	積立金額	比較
六百六十七行	六〇四・一七	100	四〇〇・八七	100
十大銀行	三〇七・八五七	五	三六・七三	五

此等金融資本少數巨頭的銀行閥，極力形造特殊銀行（正金，興業，勸業，朝鮮，北海道拓植，台灣，朝鮮殖產，農工等三十二行）和民間大銀行的聯合，而組織銀行與幾

特。彼等指揮全金融界，而奉戴獨占總存款及積立金約一成之日本銀行爲中心（二十二大銀行之興幾特，爲正金，台灣，朝鮮，興業，第一，十五，第三，三井，安田，川時，第百，三菱，住友，山口，三十四，加島，鴻地，近江，百三十，名古屋，愛知，明治）。日本銀行係依帝國政府的機關存在，大藏省存款部有十五億一千五十萬圓（十三年二月）之自由資本，故得在金融界占獨裁的地位。

此種大銀行興幾特之出現，實帝國主義必然的傾向，而此數十億龐大之資本，自然有支配全生產界之實力。以往相互間激烈鬥爭的結果，歸於數個大資本閥，或三兩大資本閥羣的鬥爭。故以資本金二億之三井合名會社爲主腦，支配三億四千萬圓之八大直系會社，及數個傍系會社，而成立三井閥；而與以一億三千萬圓之三菱合資會社爲領袖，支配二億二千萬圓之大直系會社，及多數傍系會社，而成立三菱閥，相對立於日本經濟界，各形成其所指導的大資本羣，且有住友之大工業資本，以一億五千萬圓之住友合資會社作中心，支配二億六千三百五十萬圓之鋼鐵工業，及運輸，煤炭，鑛山等二三傍系資本。安田亦以金融資本閥，支配約一億六千萬圓之資本，與夫諸種保險，製造工業，鐵路業等關係。此外尚有十五銀行之松方（川崎）財閥，支配關係資本十億圓，及九直系會社，暨數

十榜系會社。大倉閣亦有八千萬圓之海外投資，及分業會社約六十餘。鈴木商店，亦是交易年額八億輸出入之仲介商閥，以上各大資本閥，已獨占了國內市場，且開始作國際的活動。（例如在中國紡織業的投資，及與美在南滿鐵路競爭，暨太平洋航業競爭等。）

這種資本集中，已結合了國內資本，在國家資本主義托拉司之下，復以其化身，侵入政治的獨占；如三井和井上侯，伊藤（大倉）與政友會的關係，三菱和大隈侯，加藤；與憲政會的關係，大石和犬養的關係，安田和松方，川崎和山本伯及其他薩派，古川和原敬，藤田和桂公等關係。於是金融及大工業資本，已漸成政治上之支配者，資本階級政治勢力，已充分形成，而凌駕地主及其他封建勢力以上。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本其財政，及產業資本集中的形勢，當然須發揮獨占壟斷的狂慾；但因戰後的恐慌，及其本身自然的缺憾（如原料缺乏，地小人密等，）已受了不少的限制和損失。况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地震，亦可謂空前無妄之巨災，耗損國富五十億，乃至一百億圓，使生產力受巨大的打擊，對外信用，大加低落。歷年募集外債的日本，至大戰時始稍挽回，然至大地震後，又不得不負擔十六億五十七萬六千萬圓的國債，於此可見日本經濟，已失其獨立的精神。加之，中國民族運動，已繼續發展，使日本帝國主義在中

國經濟利益，日處危殆；其內部無產政黨運動，亦積極膨脹，足以致其死命；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除非益發揮其狂暴的反動的掠奪性以外，殊無他途。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惹起美國——英國亦有多少關係——不少的衝突，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再加進步，則日美戰爭，將不可避免，全世界列強，因包含在一個複雜矛盾的外交關係當中，必全部——至少部份的捲入戰爭的戰爭；那時中國不是加入美國，即是加入日本，而做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因帝國主義者決不會令中國獨立。這個戰爭，無論誰勝誰敗，決不能使日本帝國主義重上進步的道路，乃是後退以至沒落的朕兆。

（見現代中國一卷三期，節錄；十七年六月出版。）

最近日本之總觀察

高宗武

一 政治方面

去年四月十四日第二次若槻內閣成立的時候，有一位日本人向日本很有名的新聞記者馬場恆吾說：「這次的若槻內閣，豈不是萬年的內閣嗎？」馬場就肯定的答道：「此番內閣，至少亦可維持三年。」當時馬場的意見，以爲濱口遭難以來，日本人民的心理，極感不安，現在以若槻之柔，繼濱口之剛，不但社會人心，得以安靜無事，即對議會，亦好應付，徵之當時情勢，馬場之言，任何人也難反對。但事有大謬不然者，一年以來，不但若槻內閣，早已息滅，即取而代之的政友會犬養內閣，亦竟「壽終正寢」。政潮澎湃，瞬息萬變，我們若想推測其將來的趨向，不可不明瞭其最近過去的事實，我現在且把牠分述如左。

一 金融寡頭政治的成立：世界大戰以後，日本金融資本家雖則因爲數次的恐慌，受

了不少的打擊，但資本主義經濟的霸權，竟因此告成，例如大正九年（民國九年）恐慌時候的救濟資金三億圓，大正十二年大地震後的補償金四億三千三百萬圓，以及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恐慌時根據日本銀行特別通融法及台灣銀行特別通融法的七億圓，不但在此等千鈞一髮的時候，擁護金融資本家，實際上確有增加他們資力的作用，於是產業及商業資本，統受制於金融資本之下。同時全體企業被其獨占，全經濟機構的支配權和運用，也入其掌握之中。在這經濟的獨占和集中過程中，金融寡頭政治即隨之而來，也是勢所必然的。一位有力的日本金融家，在公開的地方對人說：「我們的意思，有百分之九十，可以使政治家去實行」。日本金融資本家在政治上的勢力如何？在這幾句話裏，可以推測得到。

二 法西斯蒂化：田中內閣成立後，（民國十六年）對內高壓無產運動，對外出兵山東，阻止我國革命軍的北伐。完成他的對內對外法西斯蒂政策。可是他和金融資本家的聯絡，比不到他和軍閥聯絡那麼好，同時缺少認識資本主義組織，在金融資本統括之下，有轉換到合理化和產業統制的時期。或者至少因為政友會有積極的傳統政策，不敢變換方針，這是他失敗的大原因，也就是田中內閣崩潰之後，取而代之的民政黨內閣入於金融寡

頭政治的唯一理由。

濱口內閣成立之後，馬上停止對外強硬政策，採取弊原外交，盡其全力，完成其對內的合理化和產業統制。結果，失業增加，勞銀減低，官吏減俸，民間生活的窮迫，江河日下。反映於這種情勢所發生的種種政治運動，經濟運動，多多少少，受其壓迫，這不是金融寡頭政治的「法西斯蒂化」嗎？

第二次若槻內閣，在全國官吏及從業員的團體反對之下，勵行減俸，對於勞動組合法及其他的社會政策諸法案，表示軟化，所有金融資本主義政治的色彩、較之濱口內閣，更加濃厚。他們的首領組織，以井上藏相，和金融資本家直接接衝，以和三菱財閥有密切關係的幣原外相，做豫備軍。行政技術方面，委之江木鐵相，政黨統制，則歸安達內相負責，議會的答辯，則由若槻相應付。分工合做，各盡其長。這樣的金融資本政治實行的政府組織，在日本是很稀奇的。結果若槻內閣的首領組織，和金融資本首腦部發生不可分的關係。

三 恐慌和政變：衆議院占絕對多數的民政黨若槻內閣，在大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期恐慌裏，從日本「布爾喬亞」方面看來，應該極力擁護他的政治安定，但是日本「布爾喬

亞」希望政局的安定，也不過一種是皮毛的觀察，若是在安定裏有反背「布爾喬亞」的意見和利害的時候，他們是仍舊要把牠打破的，第二次若槻內閣的崩壞，和犬養內閣成立的政變，是一種明證。

講到第二次若槻內閣崩壞的原因：日本的資本團體中。雖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然而支配威力最大的只有三井和三菱。這支配威力最大的兩財閥，常處於對立的地位，支持着日本的二大既成政黨，造成種種的明爭暗鬥。

民政黨內閣，是百分之百的代表三菱財閥。政友會呢？也像民政黨同樣的代表三井財閥。這是日本政治上的常識，用不到我來多說。民政黨若槻內閣，既全完代表三菱財閥，同時還帶有代表資本主義全體の意味。在三菱方面說起來，固然十二分忠實，但是假使資本主義的全體，發生障礙的時候，那末這政治的支配，就瀕於危險了。三菱財閥，在日本財界的勢力，雖然很大，然總不是萬能的。所以民政黨內閣若對於三井，住友，安田這一流財閥的利害，顧不到的時候，而還想維持他的內閣，那末政變就因之而發生。簡單的說一句：日本自金融寡頭政治成立以來，所有的政變，多是這班財閥爭鬥的結果。

第二次若槻內閣的崩壞，據日本的政治學者及政治家說來，是必然的事實。但是何以

這次內閣不倒於自動的辭職，而倒於協力內閣運動的結果，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次內閣成立之初，就自認其從來所抱金解禁可以回復景氣的見解，那是很大的錯誤的。雖則時時刻刻，感到金輸出再禁止的必要，但終以政黨的立場關係，不能使牠實行，這就是倒閣的一個大原因。要而言之，第二次若槻內閣，一方面既失信於中等階級，他方面又不能滿足金融資本主義者的慾望，內閣之不能不倒，蓋可不言而喻。

若槻內閣失敗之後，犬養內閣即繼以成立。但犬養內閣實行金解禁再禁止後，所期望的結果，又適得其反。市面物價，雖則一時騰貴起來，但因為購買力沒有，不久就日見低落。他們想利用金解禁再禁止後的日金匯兌便宜，勵行輸出政策，爭奪國際市場，卻因為各國關稅政策的關係，仍是一籌莫展。所以他們只好重整旗鼓，侵略我們中國，實行他食人自肥的政策。我們看犬養內閣立成後的侵華政策，反而變本加厲，大可明白此中的道理了。

四 最近舉行第三次的普選：日本議會中心政治，在過去幾年中，已逐漸的鞏固起來。日本過去幾十年的政權攘奪，全在衆議院中。構成衆議院的份子，是從日本國民直接選舉出來的。我們若研究日本的政治，對於這日本政局攸關的總選舉情形，不可不特別的

注意。我現在且把最近舉行的第三次普選總選舉的情形和結果說明一下。

在說明最近舉行的第三次普選總選舉之前，爲閱者明瞭日本最近選舉的大勢起見，帶的把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總選舉的結果，簡單的加以說明。第一次普選總選舉的舉行，在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在田中內閣勢力操縱之下而舉行的，所得的結果如左：

政黨名	候補人數	當選人數	增減	得票總數
政友會	三四一	二一七	增二七	四・二四四・三八五
民政黨	三四二	二一六	減三	四・二五六・〇一〇
實業同志會	三一	四	減四	一六六・二五〇
革新黨	一五	三	減三	八一・三二四
無產政黨	八九	八	增八	四九三・二四四
中立	一四六	一八	減一八	六二五・九八三

政友會和民政黨的勢力，完全是相伯仲的。若從得票的總數說起來，前者還是少於後者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五票。新興無產各政黨，得八名議員，四十九萬票，一躍而爲日本第

三黨。這是在日本第一次普選時候，所不能不注意者。

第二次普選總選舉是在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舉行，當時的內閣，是民政黨濱口內閣。所得結果如左：

政黨名	候補人數	當選人數	增減	得票總數
政友會	三〇六	一七四	減 六三	三・九四四・四九三
民政黨	三四三	二七三	增 一〇〇	五・四六八・一一四
聞民同志會	一二	六	增 三	一二八・五〇五
革新黨	六	三	增 二	五五・四八七
無產各政黨	九五	五	減 二	五〇九・六二〇
中立	七八	五	減 一九	三三九・九七六

民政黨博得絕對多數的大勝利。如其說是日本國民贊成緊縮政策，不如說是田中內閣之太不滿意人意。無產黨得票之數，增加一萬多票，那是必然之勢。

第三次普選總選舉，在今年二月二十日舉行，正是上海事件暴發之時，政友會犬養毅組閣之後。這次選舉舉行之前，政友會所揭的十大政綱是：

1. 產業五年計劃；
2. 增加國民經濟安定大衆生活；
3. 合理的減低生產費，改善消費經濟；
4. 樹立米穀蠶絲及水產的政策；
5. 確立失業對策及社會政策；
6. 改革國防計劃；
7. 減輕國稅及地方稅；
8. 擁保國家權利及外交的經濟化；
9. 根本改良教育制度的設施及解決思想問題；
10. 行政機關的全般的改革。

這十大政綱之中，主張最有力的是產業五年計劃，和確定自主外交兩項。選舉時所喊的口號如「正直的犬養」，「無信的若槻」！「自主外交呢」？「屈服的外交呢」？「做亞細亞的盟主呢」？「還是做歐美人的奴隸呢」？競爭之烈，爲從來所沒有的。

和政友會爭霸的民政黨，在選舉時候所揭的政綱如左：

1. 樹立關於國體觀念的國民精神；
 2. 確立議會政治的威信，改良各種必要的制度；
 3. 樹立經濟的並科學的國防；
 4. 除去劃一教育的弊害和施行實際生活化教育；
 5. 確立中央和地方的財政；
 6. 完成產業的統制和合理化計劃並調節生產消費；
 7. 確立國產工業和獎勵科學發明；
 8. 改善農村漁村和山村的經濟。
- 各黨派選舉所得的結果如下：

政友會

三〇四

民政黨

一四七

社會民衆黨

三

勞農大衆黨

二

安達派

五

中立

三

日本議會開設以來，四十三年，所行的總選舉共十八次。除了極少數的例以外，政府黨的勝利，差不多成鑒定則。可是像這一次朝野兩大政黨相差這樣大，實在是日本憲政史上所未會有的現象。政友會從一百七十一名一躍而至三百零四名，反對黨民政黨從二百四十六名絕對多數。一落而至一百四十七名。政友的突增，和民政的突減，都是意外的。大正九年原敬內閣時代，政友會在定員四百六十四名中得二百八十三名，已算極其勝利，可是這次比那一次還要增加二十名。在政友會說起來，總算是黃金時代。其勝利的理由，不外乎是：

1. 候補者選擇之嚴厲和戰綫之齊整；
 2. 內務省和黨本部的連絡與統制各得其當；
 3. 國民渴望景氣之恢復；
 4. 東北事件上海事件，相繼發生，國民都傾向政友會的強硬外交。
- 至於民政黨一敗塗地的原因，亦有幾端：

1. 數年來的不景氣，一般國民視爲民政黨金解禁之罪；
2. 選舉委員長井上準三郎的變死；
3. 政府之彈壓之結果；
4. 因軍部和反對黨的宣傳，幣原外交，更失衆望。無產黨這次普選，也大遭失敗。最大原因，也在外交問題。茲因限於篇幅，不另說明。

五 法西斯蒂運動的盛行：從東北問題發生以來，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益趨極端。除了現役軍人，和在鄉軍人之外，民間的團體有大日本國粹會，建國會，國本社，神武會，立憲養正會，國粹大衆黨，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所，全國立憲青年同志會，黑龍會，中央乃木會，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相愛會等十三團體，勢力亦頗不少。這次犬養的被刺，和內閣的難產，與「法西斯蒂」運動大有關係。此後的情形，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二 經濟方面

一 金解禁之前，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加藤友三郎內閣，已想實行金解禁，因爲當時的世界狀態，沒有到那地步，遂成流產。其後第一次若槻內閣的時候，大藏大臣，

片岡直溫，也曾著著準備金解禁。不料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春天，發生金融恐慌，若槻內閣瓦解，金解禁的計劃，乃歸泡影。

昭和二年四月成立的田中內閣，以五億圓爲損失補償的限度，特別通融，做恐慌善後的對策。昭和二年五月起，一年之中，日本銀行借出的數目，達六億圓以上。此外爲了救濟台銀而借出兩億圓，結果遂發生一個很大的通貨濫出。

大戰以後，各國爲清算通貨濫出，恢復金本位，成爲經濟政策的中心。於是產業整理，產業合理化，成爲經濟復興的前提。這種風潮，刺激了日本之後，日本金融資本家的金解禁要求，應時而出。可是田中內閣，那裏有實行的勇氣呢？於是這金解禁問題，就變做民政黨濱口內閣的政治工具了。

濱口組閣之初，極力實行緊縮政策。然而緊縮政策的效果，並不因緊縮馬上會繁榮起來的。非經一次整理的過程，是不會成功的。濱口內閣一方面勸告國民，在此過程之中，竭力忍耐，一方面則獎勵儉約。昭和四年十一月，就把金解禁的豫告，向內外聲明。昭和五年一月十一日，則準期實行。大正六年（民國六年）九月金輸出禁止以來，恢復金本位一事，遂見諸實行。

二 金解禁之後，解禁以前，宣傳的是「景氣恢復」「財界改造」，但在事實上適得其反，其原因在日本方面看來，引起整理的恐慌，在國際方面看來，則可謂不得其時。

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一月，日本實行金解禁的時候，美國的恐慌，已變成成功世界的恐慌。結果造成物價大暴落，而使日本的恐慌，一天甚於一天。最初受其壓迫的就是蠶絲。解禁時候生絲的市價是一千三百圓到一千四百圓之間。因為美國消費的減少，和日本匯兌的恢復，生絲的市價，一千圓也維持不下。日政府當局，雖用生絲損失補償法來補救，可是總無濟於事。結果那一年的春繭，落到半價以下，養蠶家的恐慌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同年秋收，日本又是空前的豐年。全國的收穫量，較之常年增加到三分之一，米價暴落。可使豐年鬧荒，農村的破產，於此可見一斑。

產業方面呢？因為受了物價暴落的打擊，世界購買力的減少，不但輸出不振，就是國內的需要，也一天不如一天。工場倒閉，勞資減低，而失業問題亦隨之日益嚴重。其次為中小商工業階級的沒落。這個階級的人，平日已大受大資本企業的壓迫，此時因為經濟恐慌，更把他們迫到走頭無路的地步。

在這樣猛烈的恐慌之下，緊縮政策的繼續進行，已發生困難。農村，漁村，山村救濟

資金七千萬元，（昭和五年即民國十九年）和養蠶救濟資金三千萬元，因此不能不設法撥付。

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四月日本受了金融恐慌之後，小銀行當然受致命傷。基礎堅固的，各大銀行，則預料金解禁之後，金融界可以不生問題。然而在這個時候，也覺得危險起來。因為產業不振，收回不可能的資金，突然增加。若勉強要去收回，平日受他通融的各公司，都有立刻倒閉之可能。所以在這種情勢之下，最後只有出諸獎勵存款之一途。井上藏相，在事業金融借金名義之下，於昭和五年十月，命興業銀行對於發生危險的公司，特別通融。這樣的百方補救，銀行方得免破產。然而日本國內金融恐慌，已經充分暴露於世。

一到昭和六年，世界的經濟略呈小康之象。日本的物價，也停止低落。股票漸漲，積貨減少，金融弛緩，也呈一時小康之象。不過這是金融恐慌之後應有的結果，決不能視為景氣的回復。

三 金輸出再禁止：日本資本主義被慢性的恐慌襲擊以來，已弄到沒有辦法。從去年九一八事件的暴發。和九月二十一日英國金本位的廢止以後，種種困難，實在不是我們所

能夠說得出來的。日本對於滿洲事件的費用，可以公開的已達一億五千多萬元，其他還不知多少。同時東北事件發生後，日貨輸出的減少，實予日本金融界以致命傷。

英國金本位廢止的時候，前井上藏相，雖曾聲明「日本決不再行金輸出禁止」，然而事實上美金購買的勃興，實予日本金融界以極大的影響。日本在英國的短期資金，大約兩億元左右。他的目的是供正金，三井，住友各銀行均營業資金。可是這種資金，都已換做金鎊。英國金本位廢止後，金鎊落到十分之二以上。日本各銀行爲防止損失起見，將舊有的金鎊，照舊的放在倫敦，海外所要的資金，再從日本國內調換美金送出，這是美金購買的發端。

東北事件爆發後，日金前途，大感不安。同時一般人看出金輸出再禁止，已屬時間問題，所以美金購買，日盛一日，政府方面，雖竭力防止，可是總難發生實際上的効力。結果日本金貨的流出，達四億三千萬元。在這樣金貨紛紛流出之時，金輸出再禁止已屬無可再緩。繼民政黨第二次若槻內閣崩壞而起的犬養內閣，十八日就用緊急勅令禁止金兌換。日本的金本位制度，從此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

三 外交方面

一 田中外交與幣原外交：最近日本的外交政策，有「田中外交」和「幣原外交」的分別。什麼叫做田中外交呢？就是田中義一爲首領的政友會的軍閥式的外交。什麼叫做幣原外交呢？就是背着三菱資本，代表金融資本階級的幣原喜重郎所主持的民政黨的財閥式的外交。依我的管見，「幣原外交」和「田中外交」是帶着因果關係的。我在未結論之前，先把日本從來的外交情形，簡單的說明一下。中日戰後，日本因與俄國勢不兩立，乃訂立英日同盟，以制俄國。和俄國打了勝仗之後，又想聯德倒英，驅逐其東亞的勢力，希圖自爲盟主。後來因爲受了美國新移民律及華盛頓會議的打擊，又變爲親英而仇美。所有日本外交上的「戰俄」「聯英」「仇美」等一大套把戲，出發點全在侵略我們中國。那幣原外交和田中外交，都是侵略中國的外交，不過幣原的出發點是經濟，田中的出發點是領土。因爲幣原外交的不成功，所以有田中外交。因爲田中外交的失敗，所以又來了幣原外交。易言之，幣原的經濟外交，目的是救濟田中外交的軍略外交之失敗。田中外交之目的則所以補幣原外交之不足。兩者的因果關係是很明顯的。

三 幣原外交與軍部：幣原個人，在日本方面說起來，總算是資本主義極盛時代的一位典型的外交官。他的政策態度，和其他日本外交官比較，還算是紳士式的，有禮節的。他的學識和見識非常之好，信念也相當的堅固。外務省的地盤，差不多都被幣原一派占領了。所以幣原外交，在日本外交界上的地位，已有牢不可拔的勢力。但自從日本關東司令，破壞國際和平，非法佔領我東北後，那牢不可拔的幣原外交，經過南陸相，金谷參謀總長，武藤教育總監，三巨頭的軍人外交過程之後，不免歸於滅亡。幣原的個性，如其說他是政治家外交家，不若說他是一位學者。他時常對人家說：「我的外交政策的成效，十年之後，國民一定會知道的」。不曉得國家的百年大計，當然是政治家應該顧到的地方，但目前的處置而不得其當，那百年的大計，將何從求其實現？幣原的失敗，就在這點。以我的觀察，此後幣原的政治生涯，或許從此告終。

三 以東北問題為中心的外交：幣原外交失腳之後，繼而起者為駐法大使芳澤謙吉。芳澤為日本外交官中有數的「中國通」，同時又是「歐洲通」。他的外交經驗，非常豐富。以之當此難局，在日本說起來，未嘗不是人選恰當。

日本外交及學者對於東北事件的意見，可分為：一、滿洲放棄論；二、聯盟委任統治

論，三、滿洲佔領論。放棄論此刻不但沒有實行的可能性，就是連意見也不敢公然發表。佔領論是軍部的主張，在目前的國際形勢是不易辦到的。只有委任統治論，是外交家和一部份學者所贊同的。我在東京的時候，學者中提唱此說最烈的人，是帝國大學外交史教授神川彥松博士，萬一此說具體化，日本近水樓台，在國聯保護之下，可以任所欲爲。對於中國的不利，有甚於佔領論。可是此說最有誘惑國際的可能性，我們所應注意者，也就在一這點。

上海的事件，沒有東北事件那樣重視。我在四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碰到日本外務省亞洲司長的時候，從他的口氣之中，可以聽得出日本對於上海的事件，急於結束的意思。這是因爲他一方面想緩和國際空氣，他方面是準備全力對付東北，所以情願從速了結滬案。至於最近，日本軍人支持下的齋藤內閣成立以後，對華政策之強硬，或者更非昔比，我們應該如何盡力應付，實在是當前之急務。

四 社會方面

一 戰時的空氣：政治受難，經濟受難的日本，社口上處處表示不安的現象。從東北

事件發生之後，在不安現象之中，一變而為戰爭狀態。上海事件以來，這種空氣，更其嚴重。報紙雜誌，謳歌戰士，讚美英雄，不遺餘力。所謂戰爭文學，應時而出。關於東北問題與上海事件的圖書，不知多少。各報館除宣傳侵略政策之外，且附送東北地圖，和上海地圖，以引起國民的愛國心。最近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行的第四次日本發明展覽會，特地的設了兩個陸軍館和海軍館。廟行鎮的肉搏，和開北的街市戰的模型，應有盡有。飛機，坦克車的，裝甲車的活動裝置，和高射砲的發光裝置，使我身歷其境，差不多和到戰場一樣。可惜我沒有薛扁成那樣的筆墨，把他描寫出來。除此以外，我們中國排日的標語和宣言，也貼在那邊。十九路軍的兩笠，中國製的鎗砲，樣樣都有。兩館裏面，因為參觀的人太多，時有人滿之患。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得出日本國民對於這一類事情的興趣，同時也就是他們民族喜歡戰爭的心理的表現。

在上海戰爭正烈的時候，賣號外的鈴聲，晝夜沒有間斷。小孩子們，多穿起武裝，佩着軍刀，好像非如此不能表示他們尚武的精神。一到四月初旬，有一部份軍隊，從上海撤回日本的時候，所謂凱旋的扁額，高懸街頭，招搖過市。這幾天也許更其厲害，可想而知。

二 白色恐怖：日本的社會運動，和無產運動，在大正末年的時候，有相當的活氣。昭和二年田中組閣以後，對於社會運動，極端彈壓。可是那時候的社會運動者，大有再接再勵的勇氣。任他如何高壓，他們還是努力活動，不稍松懈。

去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警察廳對於左傾分子，一網打盡，對於左傾團體，一律令其解散。同時在鄉軍人，及國粹黨員，時常以個人的名義，寫信恐嚇那平日在思想上被人注意的人物。白色的恐怖，日甚一日。有幾個雖未被解散的無產政黨，也是氣息奄奄，大有無從活動之苦。

至於學者的發表意見，當然不能自由。就是學生的行動，也大受拘束，碰到形跡稍有可疑的人，馬上舉行身體檢查。火車及火車站，滿佈便服警察。這種白色的恐怖，是最近日本社會上很可注意的一種現象。他的影響如何，尤其值得我們的注視。

五月三十日於南京

（見外交評論一卷一期，二十一年六月出版）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

李國幹

一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條件的喪失

日資本主義經濟，在明治維新的五十年間，已有長足的進步。大正四年，日本輸出貿易總額已達七億八百萬元，打破歷史上未曾有的紀錄，五十年後增加為十一億二萬元，六年再增加為十六億元，七年更增加為十九億六千萬元。自大正四年至大正七年，凡四年間，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全國公司數目由大正四年的一七、一四九家，增至大正七年的二三、〇二人家。資本額則由二、一七六、七七二千元增至四、七〇七、〇八七千元，工廠總數在大正四年是一六、八〇九家，到大正七年增至二二、三九一家，工人數目則由九六一、六七〇人增到一、五〇四、七六四人。

且資本主義經濟，在這樣短促的期間有這樣驚人的發展，當然有他的特殊的經濟背景。我們推究他經濟發展的原因有三點：

(一) 模仿採用歐美的科學和技術，急速開發國內的資源；

(二) 運用關稅和其他保護政策，使國內產業依近代新式組織而進步；

(三) 利用工資低廉的勞工，製造商品，輸出國際市場，和外國的商品競爭。

有了上述三個原因，他的產業能於數十年內，得到長足的進步。中國是日本的鄰國，產業不發達，而人口稠密是吸收大量商品的最好場所；中國工業落後，但是物產豐富，東三省的大豆，漢冶萍的煤和鐵。撫順的煤，鞍山的鐵，山西等省的棉花，都是發展工業的基本原料，日本常常感覺缺乏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馬關條約成立以後，日本人民得在中國境內從事各種製造業，並輸出各種機械。日本便借這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挾其雄厚的資本，利用中國低廉的原料和勞工，製造商品，供給中國人民的需要。這樣當然可以節省運費，日本商人獲利百倍，自不待言。原料工資本是產業發達的三個要素，假使僅僅具備這三個要素，沒有海外市場來銷售大量的工業製造品，則資本主義的發展必要受重大的桎梏。日本在歐洲大戰以前國內產業雖甚興盛，但是因受各國的壓迫，不能充分發達。到了大正三年，世界大戰，忽然爆發，交戰各國，因忙於戰事，不能兼顧產業，日本乘此機會，積極發展本國產業，到大戰終了，各國又精疲力倦，無餘力能

與日本作市場的鬥爭，日本一方面輸出各種軍需品於交戰國，他方面輸出各種日用製造品於亞洲南洋和南美各地，奪取交戰國的市場。由是國內工業頓形發達，成爲空前絕後的良好現象，而日本資本主義至此遂告成立。

現在的日本資本主義，已由壯年而達於衰頹崩潰的時期了。凡是可以促進經濟發達的原素，都漸漸消滅，第一日本雖能利用歐美最進步的科學和技術，來開發國內的富源，但是日本彈丸一島，面積狹小，國內的富源有限，凡所以開發的都已由各資本家利用進步的科學和技術，完全開發了，日本是先天不足的國家，產業基本原料，向極缺乏。例如各種銅鑛，鐵礦，煤鑛等，急速開發的結果，早就有枯竭的現象。石炭和銅二者的產額，佔日本鑛產百分之八十，從大正六年起都日漸減退。石炭產額在大正六年是三六·三六一千法噸，十三年減至三〇·一一一千法噸，而輸入額則由大正五年的五·五六一千法噸，增至十三年的一一·一六千法噸，輸出則由大正五年的三·〇一六千法噸，減至十三年的一·七三九千法噸。這種輸入增加輸出減少的原因，固然有一部分是因爲國內產業發達，能夠吸收大宗石炭的產額，但是石炭生產的逐漸減少，便是鑛源枯竭的例證。銅的產額大正五年是一一·五六二千英噸，十三年減至六二·五五五千英噸，銅的輸出額由五年之五

七·三九七千英噸，減至十三年之三三三英噸。日本鐵的儲藏量僅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噸。昭和二年產額一五九·〇〇〇噸，僅供國內消費總額百分之九，其餘百分之九十一都由海外輸入，而百分之五二（八六二·〇〇〇噸）則仰給中國的，石油生產僅供消費量百分之十三，其餘百分之八十則以外人是賴。其他如銀硫黃等礦產都呈生產減退的現象。銀由三萬九千貫，減至二萬九千貫，硫黃由九千九百萬斤，減至六千二百萬斤，因此，日本礦產的發達已至極點，今後無論科學和技術如何進步，不能無中生有，使礦產增加起來。又譬如日本工業中最占重要位置的纖維工業中的紡績事業的原料，都靠美國輸入，棉花由美國印度輸入的今額達九億圓以上，我們可以說在富源有限的國家，進步的科學和技術也無用武之地。在不久的將來，日本的工業原料，一定會大部分須仰給外國。一旦外國原料的輸入斷絕，日本的經濟，就要根本動搖，這便是日本經濟的第一個危機。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是歐洲經濟極度衰落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全歐的生產力破壞，生產額減退，通貨混亂，物價騰貴，對外貿易萎縮。日本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是要有廣大的市場，運銷他的製造品，這一點日本得到相當的滿足。但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後，歐洲經濟逐漸恢復，各國實行產業合理化的結果，科學管

理、勞工的生產力增大，而生產費減少，科學管理，大規模的生產，資本家要增加利潤，便積極擴張海外市場，實行獨占價格，採取吞併政策，發展海外貿易。日本處此環境中，雖能運用輸入關稅及其他保護政策，使國內產業發展為急速的進步；但欲使生產已呈過剩的產業，如棉紗紡織業，人造肥料業，毛棉織業和造船業等繼續繁榮，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勢不得不求市場於國外，增加社會購買力於國內。然而日本社會的購買，卻因下列的兩個原因，不斷的減少，第一失業工人的增加；第二農業生產的衰落。社會購買力相對的減少，工業生產品，在國內沒有方法可以銷售。日本若欲開拓海外市場，與外國商品相競爭，則在此各國內稅壁壘高於青天，吞併政策激烈化市場爭鬥劇烈化的今日，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向外發展，勢必感受重大的打擊，日本的對外貿易，百分之八十是纖維品，但是產業落後的國家。今後所需要的不是直接消費的纖維品，他們的纖維工業，都漸次發展，產業落後的國家所需要的是機器，機器是鋼鐵工業的產品。日本缺少鐵煤，不能由纖維工業，進為鋼鐵工業，這是日本貿易的大缺陷。此外蘇俄革命以後改變經濟制度，以國家資本代替私人資本；企業由國家經營，生產增加。商業由國家管理，對外輸出增加，在日本企圖擴張海外市場掙扎於經濟恐慌中的時期，向來以原料豐富能容納大量工業品的俄

國，忽然大行其吞併政策，一方面限制外貨的輸入保護國內的新興工業，他方面則實行他的對外商業政策，侵蝕國際市場，這使日資本經濟的國家，重陷於窮境了。例如大正十四年，輸出總額是二・三〇五・三十一千圓，大正十五年減為二・〇四四・五六〇千圓，昭和二年更減少為一・九九二・〇八六千圓了。日本國內的購買力，既然減少，國外的貿易，又如此的萎縮，這便是日本經濟的第二個危機。

日本無對外發展的富源，要想生產物品，和外國競爭，在現在是一種很困難的事。然而在歐戰告終的時候，日本工業發達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工資低廉。工資低廉，各種企業的成本低賤，生產的成本低賤，物品的價格當然隨着減低，有了價廉物美的商品，與外國資本主義的產業競爭，自然可得勝利。日本借低廉工資的武器，一方面驅逐向國內輸入的外國商品，一方面又可在海外爭奪市場，擴張銷路，日本的棉絲紡織業，即其實例。但到了現在，工資低廉的武器，已經消滅，工資的暴騰，比戰前高過數倍。日本紡織聯合會最近發表的勞働工資統計，自明治三十三年以來，工資平均為五、七倍的暴騰，男職工勞銀平均由明治的二、六五圓，暴騰至大正十四年的一五、五四圓。女職工勞銀平均則由一、六三元增至一二・二一圓。因之，從來得向海外輸出的工業品，現在都因勞工生活程度日

高，工資騰貴，輸出頗爲困難。企業家因工資騰貴，利潤減低，經營困難，也無心爲海外競爭的企圖了。

總上所言，日本先天脆弱，到現在經濟發展的條件，已經消滅，經濟基礎動搖，社會衰微，危機四伏，日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是由衰老而到沒落的時期了。

二 人口食糧的不調劑

日本人口增加的急速，是盡人週知的。在明治前二百年，人口總數約二千八百萬至三千三百萬人。明治五年人口爲三千五百萬人，明治二十三年增至四千萬人，明治四十四年增至五千萬人，昭和元年更增至六千萬人。人口增加率，大正九年至十四年的五年間爲百分之六·七（三·七七七·七六九人）；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五年的五年間是百分之七·七（即四·七一〇·九〇二人）；每年平均增加率：在前期是一三、一四（千分計）；後期是一五、三〇若與其他各國比較，日本最近五年人口增加率較諸英德法意等國皆爲高增，德國一九一〇—一九二五年爲九、四〇；意大利一九一〇—一九二一年爲六、六〇；美國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爲一四、四四；法國一九二一—一九二六年爲七、七一；英國一九一〇—一九二一年爲

四、五五。（以上增加率皆對千人而言）人口自然增加率（出生與死亡的等數）若以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一千人口的比率表示，則昭和元年是一五、六人。昭和五年爲一四、二人。最近世界主要國家自然增加率：意大利一〇、四人；美國九、二人；德國七、〇人；英國五、三人；法國一、七人。比日本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皆爲低減。

但入口增加，食糧若隨之增加，當無問題的發生。馬爾薩斯從食糧問題考查人口問題，結論爲食糧比人口增加慢。因之，馬氏對於人類的將來，抱悲觀的論調。現在我們來觀察日本的食糧和人口問題，也發生同樣的感想。日本的土地面狹，而人口稠密，本部的土地大部分是山林地，不適用於耕種。全國農田甚少，每人的耕作面積和收穫額都是有限的。農業最興盛的地方，每人平均耕作面積不過九畝十三步，每年收穫不過七十四元。日本要想以這樣薄弱的農產物去供給全國人口的食糧消費，自然是不足用的。現在就米糧爲例，就可以看出日本食糧問題的嚴重了。

米是日人主要食糧，內地米穀耕作面積佔水田百分之五〇以上。明治十六年米穀耕作面積是二百五十七萬九千餘町步（一町步合我國一六、一四一五畝。）大正八年超過三百一十萬町步。米的產量雖然從大正元年的五一・七一三・四三三石，增加到昭和元年的

五九、七〇三・七八四石；但因人口增加超過米糧的增加，米的供求不能調和，求過於供。米的生產不足以供給消費的需要，便有不足的現象。現在列日本米糧不足數量的表如左：

日本米產表（單位石）

年次	消費總量	內地生產量	不足量
大正元年	五四六・八一・四二九	五一・七四・四三三	二・九〇五・九九九
二年	五五・三五二・六四八	五〇・三三・五〇九	五・一二〇・一三九
七年	六二・七四・七四四	五四・五六七・九二七	八・一七三・八一九
八年	六二・〇七九・四八六	五四・七〇〇・一六一	七・三七九・三二五
十一年	六二・八七二・〇三五	五五・一八〇・四六八	七・六九〇・五五七
十二年	六六・七三四・三五六	六〇・六九三・八五一	六・〇三〇・五〇五
十三年	六五・八〇〇・〇九四	五五・四四四・〇八九	一〇・三五六・〇〇五
十四年	六七・〇四一・八七〇	五七・一七〇・四三三	九・八七一・四五七
昭和元年	六六・三四九・〇一九	五九・七〇三・七八四	八・五四五・二三五

就上表看來，日本米的不足額每年皆增加，這大量不足額的供給，完全依外米的輸入。昭和五年米的消費總額是六千八百九十三萬石，除內地米產外，不足額達九百零四萬石。若以明治三十三年爲基數（一〇〇），則每年消費生產的指數有如左表：

年 代	生產指數	消費指數	差額
明治三十三年	一一八	一一二	四
明治四〇年	一一一	一三五	一四
大正元年	一三七	一四七	一〇
大正三年	一四一	一四四	三
大正五年	一四一	一四四	三
大正七年	一三三	一五五	二三
大正九年	一五二	一五四	二
大正十一年	一四六	一五六	一〇
大正十三年	一三八	一六三	二五

昭和元年	一三四	一七〇	三六
昭和三年	一四六	一七四	二八
昭和五年	一六一	一七〇	九

這個表也是顯示米的生產與消費不能調和的狀態，並且每一人的消費額，倒反增加起來。例如明治十五年每一人米的消費額爲〇、七九五石，明治二十五年則爲〇、九三九石。最近十年平均每人增爲一、一二〇石。米的收穫，往往受自然的支配。現在人口既然增加，則食糧的需求必隨之增加。若遇了凶年，國內米產減少，外國的米的供給不源源而來，則日本的食糧恐慌必不可免。例如昭和六年度（一九三一年）日本內地米穀的產量，爲未曾有的歉收，竟減少一千二百萬石。上海事件發生後，米 高漲不已。普通生活，亦隨之暴騰。消費者固感受深刻的苦痛，而社會上遂亦呈不好氣象。

三 生產過剩與生產減退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積極採用歐美的科學和技術，使生產事業爲急劇的進步。我們在上節中也曾提及。生產急劇發展的結果，便有相對的生產過剩現象，國內某生產部門的生

產類，在某一定價格的下面，超過需要，在日用品或其他多數消費財的中間，因生產增加達於某種限度時，往往有生產過剩的事發生，生產能力與市場容量的不調和。這種生產可能與市場容量的衝突，便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沒落的象徵。現在先從各種生產部門中，敘述生產過剩的事實，然後再看生產過剩的結果如何。

日本士敏土工業，最近生產能力比大正十四年增加百分之九〇。但實際上，士敏土的消費量不過增加百分之五七。銑鐵和鋼材生產在至昭和四年為止的七年間增加百分之二〇至四六，每一工人的掘煤量在同期內增加百分之三八，紡織業的錠數在昭和元年是五百七十萬，昭和二年增至六百一十萬，昭和三年更增至六百五十萬，生絲業的釜數由大正十三年的二十六萬增至昭和二年的三十一萬，生產能力約增加百分之二七。棉績在明治四十二年生產額為一億二千萬圓，至昭和元年增至六億三千萬，約為五倍的增加，織物生產在大正六年是七億二千萬圓，至昭和元年增至十四億六千萬圓，九年的期間共增加二倍，其餘如鋼料的生產大正三年為二十八萬法噸，至昭和元年激增至百六十五萬法噸，約增加六倍。根據統計，可知日本的各種生產，歷年增加。但這種增加是無計劃的。在生產方面，完全以謀利為目的，無計劃的盡量生產，結果只有過剩的現象。在消費方面，沒有購買

能力。結果物價一定低落，勞工一定失業。因為生產雖增加，消費倒反不能維持原來的狀態，生產消費不能平衡，生產過剩，物價低落經濟衰落，的現象必隨着深刻化。

工業所發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從生產品的堆積量的增加可以看出來。硫酸工業自昭和四年以來，堆積量已達十四萬噸。石炭的堆積量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是二・五〇〇千噸，至十一月增至二・五四四千噸。銑鐵的堆積由一九三〇年三月的三一・二千噸，增加至十二月的四五九千噸。洋紙在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四月存貨是一八二千萬磅，六月增至一九八千萬磅，十二月增至二〇八千萬磅，蠶絲在昭和五年三月的存貨是一一八千捆，至十二月增至二三八千捆。鋼材堆積數在昭和五年十二月較同年一月增加一成七分。砂礫的堆積，昭和六年比昭和五年增加三成七分。總之，各種生產部門除綿紗，水門汀，因採用作業縮短政策，所以市價提高，堆貨減少外。其餘商品，因價格低於生產原費，社會購買力減少，生產家利潤減低的原因，存貨都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經濟 落的癥結，端在存貨堆積，企業家為減少存貨起見，只有減低物價。物價的低減，往往超過了生產原費，換言之，就是貨物的市場價格比生產原價低。例如在昭和五年。鋼的生產原價平均每噸為十八圓，（根據日本民間製鋼會歷的調查）而市價則為七十

三圓。昭和四年銅的平均市價是九十四圓五角六分，昭和五年跌至八十一圓四角，同年九月更跌至六十五圓（單位百匁），其他如生絲棉絲等，因需要減退，存貨增加，價格低落甚速，現在以明治三十三年十月為基數，則日本紡績業價格低落表如左：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八月較一九二九年	
	八月	一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低落率
棉絲	一三六	一八七	二五五	一一九		
白木綿	九七	一三一	一六七	七〇		
生絲	九〇	一五〇	一六八	七八		
棉花	九五	一一四	一五〇	五五		

產業恐慌的特徵是物價的普遍低落。日本物價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的期間下落百分之二三·二，比一九二九（即昭和四年）六月激減百分之二七，現在若以一九一四年為基數，物價指數從一九二九年一月的一七一·九，降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之一二六。價格的低落，使企業家的利潤減少，工廠倒閉。二九三一年一月份的統計，因利潤過少無法維持而倒閉的工廠，為數已達二百八十家，現在當不止此數。

由上所述，日本主要生產，多因銷路的停滯，存貨增加，價格低落，企業家妄想挽救。只有限制生產的方法。限制生產的結果，便是生產的極度的減退，重要商品生產減退的指數（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昭和四年爲百分之三六八，昭和五年爲百分之三三六。棉布減百分之三〇。昭和六年日本紡績聯合會議決自該年七月七日起始，以六個月爲期，每月停工四日四夜，平日工作時間，亦以每天開機十七小時爲標準，預計可減少生產量百分之二十。其他企業在能力範圍之內，都實行限制生產的方法，以過渡目前的難關。但這種採用生產限制的政策，其效果是很微弱的。商品的堆積固然可減少些。但各種產業除去棉紗和水門汀等外，其他如石炭，洋紙，鋼鐵，生絲等等的生產都是不適用於限制政策的。勉強施行作業緊縮的方法，絕不會產生大的影響的。退一步言之，就是各種生產都可以施行限制的政策工廠停業，這大批的失業羣衆如何處置呢？

一九三一年的日本產業，可謂蕭條已達於極點，鋼鐵和煤油三者生產的減退，實足驚人！日本的粗鋼的生產，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逐漸減退，根據鋼鐵雜誌的統計（*American Journal, 'Steels', of Cleveland, Ohio, U. S. A. 1932*），日本粗鋼的生產額，一九二九年爲二・二四九千噸，（*Gross Tons*），一九三〇年減爲二・二〇三千噸，一九三一年

更減至一·八〇〇千毛噸。日本原鐵生產，一九二九年爲一·四九一千毛噸，一九三〇年增至一·六二八千毛噸，一九三一年劇減至一·四〇〇千毛噸。日本煤油的生產一九二九年爲二·〇一〇千桶(1000 Barrels)，一九三〇年減至一·九五〇千桶。一九三一年約爲二百萬桶，比一九二九年稍爲增加。根據這些統計，日本的產業衰落的情勢，可以想見一斑，這衰落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主要的恐怕是：物價低落，消費減少，經濟恐慌，市面不振的緣故。

四 外國貿易的萎縮

戰後世界經濟的重心，已由英國移至美國，這是婦孺皆知的。到了一九二九年，因美國經濟恐慌的發展，世界經濟的陷於深刻的恐慌狀態，在此世界各國經濟衰落的時期中，各國因國內市場的狹化，均極力企圖海外市場的擴張，自不待言，日本爲一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組織發展所必取的特殊的中心任務，便是企圖海外市場的取得。而國際經濟戰的勝敗，除了極特殊的例外，實際上是依據貿易的盛衰如何而決定的，關於此點，日本在戰後有相當的成功，在歐戰以前（一九一三年），日本在世界貿易的地位，列居第十

三、占世界貿易總額百分之一·七七。戰後已升至第七位，占世界貿易百分之三·三五。貿易總額（包輸出輸入）由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的一·一九二百萬日金，增至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的二·九八六百萬日金。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劇增至四·五二四百萬日金，其中輸出爲二·〇九八百萬日金；輸入爲二·四二六百萬日金。入超三二七百萬日金。從昭和元年起，貿易逐漸下落。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貿易總額減至四·二六二百萬日金。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減爲四·一六八百萬日金。入超額在前期爲一七四萬日金，在後期爲二二四萬日金。

由上節的分析，日本在大正元年至大正七年的期間，因爲歐洲大戰的影響，對外貿易呈顯一時的好況，在此期間約有十四億日金的出超，打破了清日戰爭以後的記錄。但是這種好況立刻地消滅了，因關東大震災的打擊，從大正八年到昭和三年入超額合計約達三十億餘圓。這種現象是證明日本國民的生產額還不能適合其需用，人民的生活要依靠外貨的輸入以維持。

日本和英國是世界上兩個著名的入超國。但英國的對外貿易比日本佔優勢。有三個原因：

一 英國的輸出品市場比日本穩固，換言之，英國的輸出品有固定而普遍的市場。英國的輸出品多為鋼鐵機器等基本工業製造品。這些重工業品的需要是很普遍的，輸出有增加的趨勢。但是日本則不然，日本的輸出品多非必需品，例如占日本輸出貿易中最重要地位的生絲，性質屬於奢侈品，市場有隨時動搖的可能。況生絲的競爭很大，中國就是日本的大敵。同時，奢侈品勿受他國關稅和政治的影響。反之輸入品多為工業或民食上所絕對需要的物品。例如一九二七年輸入之二·二一八百萬圓中，原料占一·二〇一百萬圓，即百分之五·五二。食品占百分之一·四八。食料和原料的輸入合計占百分之一〇左右。食料中的米，一旦輸入斷絕，社會立刻發生恐慌，因之，英國貿易的特質較日本為優。

二 英國的殖民地多。這是銷售母國商品的最好場所。日本除了朝鮮，台灣幾處屬地外，較諸英國落後。英國的自治殖民地，在勵行保護關稅政策，限制輸入貿易的時候，對於母國的商品都有優待的辦法。而日本往往是他國關稅政策的犧牲者。

三 日英兩國都是入超國，但英國在結算時，貿易的逆差，可以有確定的對外債權的收入。應付債務，毫無所苦。日本可供結算的對外債務的無形收入極為不安定。

有了上述的三個劣質再加上世界購買力的普遍的下落，日本對外貿易更一蹶不振。由

一九二九年起，無論出口入口的貿易都逐漸減少。列最近日本貿易統計表如左：

最近日本貿易統計（單位百萬日元）

年 份	入 口 淨 額		出 口 淨 額		入 超
	貨 價	百分率(減)	貨 價	百分率(減)	
一九二九	二・二一六		二・一四八		六八
一九三〇	一・五四六	三〇・二	一・四六九	三一・六	七七
一九三一	一・二〇三	二二・一	一・一二五	二三・四	八八

——倫敦經濟週刊一九三二・一月份——

現在按月份計算，一九三〇年度日本貿易的衰退，比英美法德四國皆為增大，一九三〇年各國貿易對一九二九年的減少率，日本輸出減少百分之三・一六；輸入減少百分之三〇・二。美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二六・四；輸入減少百分之二九・五。英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二一・七；輸入減少百分之一四・四。法國輸出減少百分之四・五；輸入減少百分之一〇・二，德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一五・七；輸入減少百分之二二・四。

一九三一年各國貿易對一九三〇年的減少率日本輸出減少百分之二三・三；輸入減少

百分之二二·一。美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六·九；輸入減少百分之三〇·八。英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三一·九；輸入減少百分之一六·六。法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二九·〇；輸入減少百分之一九·四。德國輸出減少百分之一八·八；輸入減少百分之三五·三。

日本輸入貿易的衰落，是由於失業工人的增加及自身的經濟恐慌和一般國民購買力的減少諸原因所招致。輸出貿易的減退，則與各國的提高關稅稅則有關。例如印度政府為保護紡績業起見，曾於一九二三年九月通過施行提高綿紗輸入稅的法案，欲由高築關稅壁以限制輸入而擁護國內市場，故自從一九二九年起的年間，日本輸入印度的紗量減少一萬四千五百餘磅，即等於三分之二的減少，印度是日本的主要棉紗輸出國，印度紗稅的提高，一定予日本的棉紗貿易以重大的打擊。

日本的海外市場，主要的在亞洲，亞洲之中，又以中國為主要。日本對華輸出占其輸出全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因之日本對華貿易的減少，於日本海外貿易的全體有絕大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工業的發展和排日運動，在在于日本以重大打擊。根據去年日本大藏省的報告，一九三一年，日本對華貿易，因中國的排貨運動，大形減少，一九三一年輸入中國（東三省在內）的日貨價值二八五·〇四五·〇〇〇日元。比一九三〇年減少百分之三十

六（一九三〇年爲四〇三・二八七・〇〇〇日元）。中國輸入日本的貨物亦減少。一九三一年輸入日本爲二三六・二〇一・〇〇〇元，一九三〇年爲二八三・八五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二九年減百分之十七，日本的對華出超減少百分之八十二。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東省事件發生，日本對華貿易，大受影響，在去年九月至十二月的四個月中，日本對華輸出，九月減少百分之三三，十月減少百分之六五，十一月減少百分之七九，十二月減少百分之八〇，本年一月與去年同期比較，日本對華貿易輸入增加百分之七，輸出減少百分之四八。

五 金融的危機

經濟恐慌的進展，使物價暴落，商品的流通數量減少則市場上需要的貨幣總量亦必隨之而減少，結果使金融市場沈於緩慢的狀態中，這是很明顯的。昭和二年因二億七百萬圓震災公債整理案的通過，使台灣銀行，鈴木商店宣告歇業。同時因有政友會以倒閉問題，極力煽動人民兌款，且將與憲政會有關係的銀行內幕，盡情宣布，一時擠兌的風潮，波及全國，其結果有二：第一，是居於國家銀行之日本銀行，出去了統制金融界的機能；第

二，是中小銀行不能維持其地位，資本集中於大銀行。日本全國，共有一百十九家，昭和二年存款增加的銀行只有三十家。其餘各銀行都行減少。而所增加的存款百分之九十五，都集中於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和第一五大銀行。其餘的百分之五，分散於其餘的二十五家銀行。恐慌後中小銀行多合併，使全國資金都操諸少數銀行之手。日本國民的經濟生活，完全操縱在少數大資本家的獨裁支配之下，一切的政治權力，也同樣地掌握在他們的手裏。

昭和二年後，日本已至金融資本主義的時期，幾個大銀行，到了此時不是專做放款，存款，滙兌的勾當，而目的在把銀行資本投入實業界中，直接經營全國工商各業。因之，銀行家就是企業家，一個銀行的行長，可兼數十百個工場或商店的經理。一旦銀行界發生恐慌時，產業界也同時恐慌，反之，產業界發生恐慌時，其銀行界也是一樣。二者互為因果，這對於日本的國民生活計有重大的影響，不容忽視。

五大金融機關自從掌握經濟界的統制支配的實權後，他們第一步便是實行減低存款利息，因巨額存款和投資市場的缺乏，便採減低存款利息的政策，以減輕利息的支付和增加對外的借款。結果使二三流銀行陷入苦境。因之，仰給此二三流銀行資金的供給的中小企

業，亦感受其壓迫。於是工場倒閉，工資減低，解雇失業等不幸事件常常發生。

日本金融恐慌的最近發展，可由下列事實中看出：

一 銀行存款減少——日本銀行感受目前經濟恐慌的影響，存款日見減少，此爲一九一七年以來，未曾有的現象，加入東京證券交易所的銀行，本年三月五日存款總數爲一·九五四·〇〇〇圓；較前一星期減少一一·五三二·〇〇〇圓。但各銀行應允的借款，則有增無減。

二 長期事業金融的停閉——根據東京報知新聞的記載，現在各銀行對於短期資本的周轉，亦有限制。因此長期事業的金融的流通，完全停閉。此對於產業界，發生極大的障礙。

二 日本銀行現金暴減——本年四月十五日日本銀行現金準備部，已減至四萬一千九百五十六萬三千元，比去年四月十六日的調查減四萬〇八百八十七萬八千元。

六 財的困難

日本財政在歐戰後，每年皆有增加，原來在戰前，財政早有膨脹的趨勢，不過不甚顯

著而已。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八年的十年中間，政府的經常支出增加了一倍。從五萬零二百萬元增加到十一萬八千四百萬元，一九一九—二〇年決算的總支出是十一萬七千二百萬，一九二三—二四年是十五萬二千一百萬元，一九二八—二九年是十八萬一千四百萬元。所以在這十年當中，日政府的支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樣增加的財政，從何處覓來源？這當然完全依賴在新債上面。

在戰後英美意等國的財政都有減少的傾向。例如英國在一九一九年的豫算是七億八千八百八十四萬磅，比一九二三年減少一億二千一百十六萬磅，這剩餘下的餘積用，作償還國債。可是日本財政部與英國成反比例，每年只有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分爲四點來說明。

第一點，戰後日本的軍費劇然增加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軍費是一八二·九九五·〇〇〇美金。一九一九—二〇年是二六八·三四四·〇〇〇美金。一九二一—二二年是三五五·二八四·〇〇〇美金，從此以後，每年的軍費雖有輕減的傾向，但比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還是有增無減。

第二點，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震災，這次東京的震災可算是空前的事蹟，估計震災

的損失有五十五萬零六百萬圓。災後的復興費，共計撥用十八萬萬圓，大藏省對於這項開支，不能完全仰賴募集的五厘庫券，不得已只有向歐美舉借外債，和加徵稅收兩個方法了，這種舉動不用說是有礙財政的健全的了。

第三點，日本在歐戰時的空前繁榮，是機會造成的，當戰事停止的時候，日本經濟界應該老早收縮。但是日本暫時繁榮所感，拚命的發展工商業。不久歐美的競爭重新發現，國際貿易鬥爭的激烈化使日本對外貿易陷於重圍莫解的圈中。對外貿易的不振是能影響一國財政的明暗的。

第四點，是國內數次發生的金融恐慌，使日本經濟界踏進了蕭條的時代。經濟蕭條，稅收當然要減少，並且經濟蕭條不但影響日本的收入，此外還要增加他的支出，日本是一個採用扶持工商政策的國家，在這次蕭條當中，政府對於受影響最重的工商業當然要去協助的，這又須要財政上的犧牲。

九一八的事件發生，日本侵華軍費增加，這是自然的事，一九三一年的財政年度的收入，截至四月為止，共計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八萬七千日圓。比較預算短少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八萬七千日圓。一切消費稅和流通稅，以及國家資產，國營事業的收入都在減少。

爲有補救起見，便是把國家支出從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十七萬三千六百萬圓，削減到一九三一—三二年的十四萬八千八百萬圓。因此縮緊政策的施行，一九三一年一月的財政稍有些補助，但是因了追加預算案的成立，把總支出須增加，不久便發生預算案短絀的現象，到一九三二年的五月末，不敷的數目，至少有六千萬還有增多的可能。各方面雖然同意嚴格撙節。但是各方面對於己身切膚的利益總不願意犧牲。

一九三一年的秋季，按照最後編製的預算，支出爲四十萬七千九百九十萬圓，收入爲十三萬零七百八十萬圓，不敷的數額是一萬七千二百一十萬圓。一三二年度預算的差額爲六萬萬圓。高橋藏相向金融界極力磋商，籌劃彌補的方法，但是還無頭緒，日本銀行副總裁深井安吾至三月往訪藏相述說困難的情形。他說日銀行能擔負政府的公債是有限制的。足有二萬萬圓全部充爲軍需，其他郵政儲金和游資僅一萬萬九千萬圓，勸業實行一千萬圓，合計四萬萬元。所剩下的二萬萬圓，沒有方法雜致。因了這個原因，本年度和日本預算的編製，無法決算。

現在日本的經濟蕭條日深一日。加以中國的排貨運動不但給日本輸出貿易一個重大打擊，而且輸運業也受了影響，物價劇跌。在去年十月一個月中，就跌落五分之二·七，物

價指數落到一九二一—二四年指數的百分之五十五。關於對外貿易，十月份的輸入額是一九一七年八月以來最低的數字，輸出是一九一五年十月以來所未會有的最低數字，債券的慘落，現金的暴減和金貨的輸出的增加，都使日本財政恐慌的程度，日深一日。現在日本的財政情勢，比較一年前要困難的多了。

七 日本侵略東三省之必然性

由以上所說的看起來，日本資本主義已走到沒落的路上去了！日本經濟因其本身資源的缺乏，不足以應付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現在已到由停頓而衰退而陷入苦悶的難關。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繁榮，已由富士山巔往下走，快走到山脚，再往下走，會落在海裏去了。工商業的凋敝，對外貿易的萎縮，金融的恐慌，和財政的困難都接二連三的發生出來。農村的凋落，更在工商業十五倍以上，據農會的統計，全國農民的債務，已超過六十億圓，每年還要添新債十億元，平均起來，每一戶農家的負債約三千五百元。出產的糧食，除自家吃的外，所剩的還不穀利錢的用。大多數的農家沒有錢買肥料和種籽，祇好丟了田畝不去耕，所以農人失業問題，近來成爲日本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全國的失業

數，根據國際勞動事務局的調查，一九三〇年是三八六，〇〇〇人，一九三一年便增到四一八，〇〇〇人，增加了百分之八。古語說的好：「人心的安危，是胃與肺的問題」。現在日本有這樣一大批衣食住沒有方法解決的失業氣象，國民生活的不安和苦痛，當然是深沈已達極度，日本不要努力度過這些難關，馬上就有滅亡的危險。

先進資本帝國主義，到了本國富源枯竭的時候，必採第二種手段。所謂第二種手段，便是獲得殖民地而奪取其富源。日本在過去得到台灣朝鮮樺太等殖民地，這對於他的經濟的發展，不無小補。但日本在資本主義發達的過程裏，有三種要求還是必須滿足，這三種要求就是市場，原料和投資地。

第一，在生產方面，因生產力的增加，結果生產過剩，國內的消費力，不能和國內的生產力相適應，當要求開闢市場於國外，在資本方面也有同樣的要求。

第二，日本在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時期，國內的原料已不敷用，尤其是煤鋼鐵棉花等原料日本極為缺乏。不能不仰給於經濟落後的地方。

第三，財富金融的集中結果資本過剩，但日本國內的產業已有充分的發展，沒有更有利的投資的餘地，所以不能不求利益較多的地方來投資。

日本的三種要求，東三省都可以使他滿足。第一，東三省有廣大的市場，第二，東三省是一個處女地，物產豐富，大豆煤鐵的工業原料的生產極多；第三，東三省是一個新開闢的地方，百業待興，當然需要大宗的資本。此外東三省與日本的朝鮮接壤，交通便利。由此看來，東三省是日本最好的發展場所。這樣九一八事件的發生，不能說是偶然的了。

一一，六，一〇，清華大學。

參考書

- (1) Yosaburo: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1931
- (2) Yanasak: *The Effect of the War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Japan* 1929
- (3) *Foreign Affairs: The Japanese finance Since the War* 1931,
美外交時報此文，大公報曾有譯文，本文關於日本財政多取材於此文，此文爲日本的財政歷史的敘述，本文則取其精華焉。

(4) *Current History* August 1931

(5) *Pacific Affairs* June 1931

(6) *經濟國策之提綱* 日交山本條太郎著 二五三

(7) American Journal: Sheet of Cleveland 1931

(8) 大公報申報 1932, 1, 2, 3, 四月份

(9) 其他

(見新亞細亞四卷四期·廿一年八月出版。)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沈 底

歐戰後日本經濟的衰落

日本全靠世界大戰，一時繼續增長了經濟的發展。但是這種經濟發展的主因，不外乎下列二項：

一 歐洲各國忙於大戰不暇顧及東方市場的爭奪，日本乃得暫時獨占壟斷東方的市場；

二 歐洲不但不暇顧東方的市場的爭奪，並且需要別地方製品的供給。

日本專靠上述二種主因，增長數年間的長足發展，但惟其如此，所以上述原因消滅後，日本經濟的發展，就不得不呈現停頓的現象，甚而至於衰落。

歐戰後，日本的物價一落千丈地跌落。據『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一五五頁所列表格，若以一九一九年爲物價指數的基準，則一九一九年的物價指數爲〇〇%，一九二〇年

爲一一〇%，至一九二一年急激低至八五%，一九二二年更低至八三·一%。公司的利益率，由一九二〇年之二〇·九%，激減至一九二一年之一五·七%。其後雖略有增減，略呈屈曲的綫狀，但是一九二六年竟低至一二·一%，相差有八·八%之巨。全國銀行的利益率，也由一九一九年的二五·〇%，減一九二〇年之二四·四%，至一九二一年更減至二一·八%，這種減少的趨勢，一直繼續至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二年爲二〇·五%，一九二三年爲二〇·一%，一九二四年爲一九·八%。一九二五年，竟減爲一七·八%。前後相差有一三·二%之巨。據『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第九表）。

我們再就戰後日本的生產情狀檢點看。各種生產物，可以大別之爲（一）消費資料及（二）生產資料二種。

先就消費資料檢點看，若以一九一九年的生產實數爲基準，則一九一九年的消費生產指數爲一〇〇，至次年之一九二〇年減至九三，其後雖有多少增減，但皆未超過基準以上，至一九二七年竟激減爲八九。日本國民的主要糧食的米麥生產指數，亦復如此，同樣，以一九一九年爲基準，則同年米麥的生產指數爲一〇〇，至次年一九二〇年的指數，就減至八六。其後雖有多少增減，但仍未突破基數，即至一九二九年，其生產指數也不過

與戰前一九一四年（歐戰雖然發生於一九一三年，但其影響當然要遲後二年之久）的生產指數，九一相等。這裏，我們要注意：日本國民的主要糧食的米麥生產指數圖，雖然是曲綫的低落，但是日本人口的指數增加圖，卻是直綫的升高，這一點也是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的主要矛盾。（日本人口的增加指數，一九一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二九年則爲一一一。）

上述歐戰後日本物價的跌落及消費資料生產的減少，是在證明：日本國民一般購買力的減退、及日本對外貿易的不振。而公司及銀行利益率的減少，更足以證明日本一般工商業的萎靡，這是歐戰對於日本經濟的興奮作用完全消失的表現，因而日本經濟復又轉回到停頓、衰落的軌道上。這種種衰落的情狀，雖經關東大震災的興奮作用，及布爾喬亞政府種種『澎漲政策』的保養作用，依然未能挽救過來。

然而，或許有人抗議說：日本的生產指數，並非全部低落，一部分生產資料的生產，是有多多少增加的。所以日本產業不見得一般的衰落，這種衰落無非是一種『循環的恐慌』罷了。不錯，一部分生產資料的生產指數，有了多少的增加。例如銑鐵的生產指數，一九一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二五年爲一一五，一九二六年爲一三五，一九二七年爲一五〇，一九二八年竟增至一八三。但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完全在於關稅牆壁的高築，及關東震災

建築材料的急激需要。又如鋼材的生產指數之由一九一九年的一〇〇，增至一九二八年的三〇八，及洋灰之由一九一九年的一〇〇，增至一九二八年的三四〇，說是完全受賜於天災的關東地震，也無不可。因此之故，工業生產資料的銅，石炭及石油的生產，就與此不同了。銅的生產指數，一九一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二〇年就低至八六，一九二一年爲七〇，一九二二年爲六九。其後雖有漸昇的趨勢，但終未突破基數。石油的生產指數爲一〇〇，次年的一九二〇年，減至九九，一九二一年仍爲九九，一九二二年爲九一，以後遞減，至一九二七年竟減至七三。石炭的生產指數，一九一九年爲一〇〇，次年即減至九五，次年又減至八三。其後，雖因日本政府的極度提高該項關稅而漸增高，但其藥石的效力，終不能提起極度的衰弱，一九二七年超過基準，也不過百分之七（生產指數爲一〇七），至一九二九年復又跌至一〇二。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停頓——不，實在可以說是日本資本主義的衰落——不是特殊的性質，而是一般的性質，不是部分的性質，而是整個的性質。帶有這種性質的日本資本主義衰落，不是只靠靜養就可以痊癒的病症，必須投以烈性的藥石，及施以非常的手術。這層道理，就是支配集團的日本布爾喬亞犯，也很明白。所以，歐戰

終熄後不久，日本政府就採取『澎漲政策』，禁止現金輸出。然而這個澎漲政策的作用，只等於在毒瘡上面帖上橡皮膏，毒瘡內部的膿血，不但未清出，且足助長細菌的蕃殖和活動。所差者，從外部看不見膿血罷了。膿血的增多，細菌的蕃殖，潛伏的大活動！

但是，明白這種醫理的日本人士，也屬不少。洞悉長此以往，終極非至全身腐爛不可。於是民政黨推翻庸醫的政友會，執起解剖刀把這膿血細菌醞釀已及六七年的毒瘡割開了。這就是民政黨的大魔術，『金解禁的收縮政策』。民政黨當初唾罵政友會為庸醫而以割治之責自負，以為日本這種毒瘡經他的解剖刀一割就可痊好。但是結果如何？民友黨的方法，只『割而不治』，結果只見膿血四流，毒瘡卻未見平癒。唾罵政友會為庸醫者，也未見得不『庸』。

『膿血四流』——果然，金解禁的收縮政策施行後，日本經濟界所發生的現象，只是物價的激落，市場的混亂與萎縮，擬制資本和信用的大收縮，破產者的續出，生產的激減，失業者數目的激增罷了！自金解禁的風聲傳出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〇年五月，相隔僅半年，而一般的批發物價指數，相差就有二一·六九%（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二一·〇九%，一九三〇年的同種指數為一八九·四〇%——據日本銀

行調查，地點爲東京，以明治三十三年十月的指數爲基數一〇〇。因此，一般工商業的利率，也隨之而低減。各種主要的產業卡笛兒，自不得不大爲限制生產技術：石炭爲一〇%，生絲與絹紡爲二〇%，鋼材，磷酸肥料及麻絲爲三〇%，洋紙爲三五%，洒粉爲四〇%。甚至如洋灰竟限制至五三。八%。工商業的不振，還可以由生產資料的消費額及輸入額的減少來證明。只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三月之短期間，各種主要生產資料的消費額及輸入額的減少比率，就如下表：

品名	消費額或輸入額的減少比率
石炭(消費額)	一九%
鋼材(供給額)	一二%
銑鐵(輸入額)	三七%
銅(消費額)	三二%
洋灰(消費額)	二一%
美材木(橫濱入口額)	八二%

外國貿易量，也有激烈的減少，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五月上旬的輸出入總額，和上年同

期的輸出入總額比較，減少四億三千五百萬日元，約當二五%。運輸數量指標的鐵路收入，也發生激減。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日五十日間的國有鐵路收入，比較上年同期的同種收入，減少五百五十餘萬日元，每日的減收約為十一萬日元。這種減額的大部分，自然都是貨物的運費。

在這種工商業極度不振的情勢之下，失業者數的激增，也是意料中事。據日本內務省社會局的失業調查，一九二九年二月的全國失業者數目，就有二十五萬人。金解禁風聲傳出後，失業者增加數，十月就有三萬人，十一月有一萬人，十二月有一萬五千人，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二月為三萬五千人。該社會局的失業調查，素來即以過小評價著名，而其所報告失業者數之增加尚且如此之巨，其情勢之重大可想而知。

根據以上所述是固然可以明瞭歐戰後日本經濟衰落的大概，但為詳細解剖分析起見，我們再就各方面的經濟情狀，加以考察。

農業問題的尖銳化

上節所述，可以說偏重於工業方面，所以本節再就農業問題解剖看。

近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經濟，皆隨都市工業的發展而愈益疲弊衰落。日本資本主義，也不能出於例外。但是日本農村經濟的疲弊衰落，尤以歐戰後，表現得更加顯明而尖銳。

本來，日本農村經濟在明治維新以前，因為種種不合理的封建勢力所束縛，疲弊至於極度，所以明治維新後會有多少的發展。例如自耕地面積說，明治十年（即一八七七年），日本的全部耕地面積，只有四百十萬町步，至明治四十年增至五百五十萬町步，三十年間約增一百萬町步，平均每年增加三萬三千餘町步。其後十年的增加速度尤其大，其增加數為五十萬町步，每年平均增加五萬町步。這是一九一七年截止的事相。其後耕地增加的趨勢，就漸見緩和而至停頓。一九一七年的增加耕地總面積為六百二十萬町步，至一九二一年只增至六百三十四萬町步，約增十四萬町步。此期雖有『戰時市況』的刺戟，每年平均也不過增加二萬八千町步，不但不及前期的增加率之大，即比初期每年平均增加率三萬三千町步之數，尚差五千餘町步。尤有甚於此者，日本農村經濟的發展，就停頓於此，其後不但停頓，而實已步入衰落的途程，耕地面積不但沒有增加，反有減少的傾向。且以一九二一年為基數，茲就日本耕地面積絕對減的趨勢考察看。

日本耕地面積絕對減少的趨勢

指 數

一九二一年	一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九九・八
一九二三年	九九・〇
一九二四年	九八・四
一九二五年	九八・四
一九二六年	九八・五

（備考）據三民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日本現代土地問題』。

歐戰後的日本農村經濟，不但耕地面積發生絕對減少的趨勢，就是『單位產量』，也有減少的傾向。米與麥是日本的主要農產，二者的耕種面積，占總面積十分之八以上。因此，我們就引此二種主要農產為例，以說明『單位產量』之變動。在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期，每反步的產量為一・五三六日石。一九〇六年——一九一〇年期。其產量就增至一・六八六日石，增加一斗五升。至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五年期，又增加七升。至一

九一六年——一九二〇年期，又增加一斗二升。但是歐戰後的情形如何？

歐戰後日本米麥單位產量趨勢表

期 間

每反步實數

與前五年平均數的比較

至一九一六年

一・八八四日石

〇・一二〇日石(增加)

至一九二五年

一・八四二日石

〇・〇四二日石(減少)

一九二六年

一・八〇九日石

〇・〇三二日石(減少)

(備考)本表據日本農林省農務局所編『本邦農業要覽』。

歐戰後，日本米麥的單位產量，不但沒有增加，尙且絕對地減少。此項，實可與上述耕地面積的減少，互證日本農業經濟的衰落。

然而日本農業經濟衰落的真因何在？日本耕地面積的絕對減少，不是由於土地面積的狹小（這是帝國日本侵略的口實），而是由於土地開墾利潤的減低。單位產量的減少，不是由於生產技術的不進步，而是由於進步的生產技術之不能採用。總而言之，真因完全在於日本現在經濟組織的窒礙。換句話說，日本現代經濟組織的窒礙，產生耕地面積及單位

產量的絕對減少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又產生農村人口的過剩，土地的飢荒，農家經濟的窮破產，小農的沒落等等事實，構成重大的農業恐慌。

日本的農業恐慌，自經一九二九下期金解禁恐慌發生以來，更加重大化。再加以一九三〇年的世界農業恐慌，而其問題乃愈益尖銳化。日本農產物自一九二六年以來，即有跌落的趨勢，至一九三〇年大恐慌期，更加急轉直下，一落千丈。據猪俣津南雄氏的估計（參看本年一月『改造』所載『農業恐慌與日本資本主義』），一九三〇年年底，各種農產物價的低落比率如下：

春 繭	跌落四八%	與上年比較
夏 繭	跌落六二%	
秋 繭		
六種穀物（米除外）	跌落二四%	與六月比較
菜蔬七種	跌落五一%	全 上
果物三種	跌落五二%	全 上

此外，農民副產物——茶，日本蓆，養鯉，雞蛋，苗木，木炭，及林產物等等，也有

約略三〇%的跌落。更如日本主要農產的米，其跌落尤為厲害。去年九月至十月之間，一下跌至三三%，與上年十月比較，低落四十五%。

因為農產物價激烈跌落，而農家的進款減少。其全部減少金額如下：

一 由於繭價跌落的減收——約三億五千萬日元（『日本經濟年報』第一輯），東京朝日新聞十二月四日的估計又為四億元。

二 由於菜蔬果實類物價跌落的減收額——約七千萬日元（據同上年報）

三 米繭以外的農產的減收額——二三億日元（據那須博士的估計）

四 由於米價跌落的減收額——三億四千五百萬日元（據『年報』）

再就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〇年度農家各種純收入，比較如下：

農家收入減去經營費的純正所得比較表

類 別	一九二九年度	一九三〇年度
-----	--------	--------

	日元	日元
--	----	----

多角形經營的農家	一一〇六・〇五	四四四・二〇
----------	---------	--------

稻作地方的農家	五一七・八三	二〇六・六八
---------	--------	--------

蔬菜園藝地方的農家

五四六・六〇

二三四・六三

養蠶地方的農家

一〇三六・五二

四五四・七六

林業地方的農家

七二九・四二

二五二・六二

(註) 據『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刊。

據上表，日本農家一九三〇年的純正所得，比較一九二九年的同種所得，減少五〇%以上。尤其如林業地方農家的減少額更鉅。

日本農家的純正所得雖然減少，但是種種的負擔，仍舊緊壓在農民的背上。一方面，農家的家族日益增大，家族員數日益增多；他方面，耕地面積愈益縮小，而農村勞力過剩的洪水愈益氾濫。失業的羣衆，不但擁擠於都市，農村的各地方也都不能倖免。於是，農家破產，沒落，農業勞動者更無法想，而整個的農業經濟陷於絕境。

失業羣衆的威脅

諸如上述，日本整個的經濟，自經歐戰後，一落千丈地衰落。尤其自金解禁的收縮政策實施後，上期施行膨脹政策當然的結果，發生更深進的恐慌：一般物價暴跌，各種產業

的企業家縮小經營範圍，甚至破產，停業。不但工商業發生深大的恐慌，農業恐慌也未倖免。而此恐慌的因素，各種工商業及農業實行縮業停業的結果，當然發生『失業羣衆』的激增。且看『東國經濟新報』的一段報告：

『新聞傳達這樣的慘狀：泉南泉北全體工場封閉，播州織業組合斷行停業，和歌山陽織物公司破產（因此產生的五百名失業者，因無失業津貼，故不能回家）。不獨此也。同時又報告說：最近，大阪機器工作所，大阪鐵工所，以及其他的海軍工廠，藤永田造船所，川崎新田富士電機等處，且有大量的解僱；盤城炭坑一部分休業，富士製紙公司封閉北海道二所工場，大阪琺瑯公司封閉等等，各種事業的打擊，漸次顯著。又在大阪方面的小工場，廠主封閉工場的時候，因其不能支付解僱津貼給工人，致使遣下職工而逃亡的事實繼出不已。換言之，工場鑛山勞動者的解僱失業狀況，此後將必愈益深刻化。』

（轉錄『改造』一九三〇年七月號九十四頁）

我們再就失業者實數的統計檢點看。據日本內務省社會局的調查，一九二九年二月日本全國的失業者數，即已達到三五十萬人。及金解禁風聲傳出後的十月頃，又增加三萬

人，十一月增加一萬人，十二月增加一萬五千人，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二月，增加更多三萬五千人。

又據同社會局之工場及鑛山勞動者數的調查，使用工人五十人以上的工場，一九三〇年二月末全國工人數為一百十九萬人，較比去年六月，減少十八萬三千人。又據日本銀行的調查，工場勞工，一九三〇年一月的指數為八八·七%（以一九二六年為基準一〇〇），二月的指數為八七·八%，三月為八六·七%。三月的失業者的比率，比較二月的同種比率還大。

上述日本內務省社會局的調查，只以全國人口的一〇%為對象，其調查方法也極不周到，且有故意報少的缺點，但其所報告的數目尚且如是之鉅。再據日本銀行的調查，此種失業趨勢，呈現將愈尖銳化的現象。日本失業羣衆威脅的厲害，實可想見。而且，此種威脅，不獨限於日本的本國人。即日本帝國主義搾取掠奪所產生朝鮮及台灣殖民地的失業羣衆，也有一部分擁至日本內地，增加日本失業羣衆威脅的程度。例如擁至日本內地的朝鮮勞動者，現在的數目，已在三十萬人以上（據『末落資本主義第三期』二二七頁）。

因為工商業的衰落，而都市的失業羣衆增多。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而農村的失業羣

衆也增多。因爲極度絞榨殖民地人民的膏血至於枯竭的結果，而殖民地失業羣衆的一部分，也洪水般擁至日本內地，增大日本失業恐慌的情勢。都市的失業，農村的失業，殖民地的失業——這豈不是『三管齊攻』的險惡現象嗎！？

殖民地的離叛

各個末期資本主義國家，都靠殖民地的榨取，以維持其殘喘。且舉現代世界最大帝國主義國家的英國爲例來說吧，大英帝國如無印度，加拿大，澳洲等殖民地，它已崩潰多年了吧！孫中山先生說過一句名言：『假使英國喪失了印度，大英帝國立即降爲世界的三等國』（大意如此）。不錯，這句名言也可以適用在日本的身上說：『假使日本喪失了朝鮮和台灣，日本帝國立即降爲世界的末等國。』不，恐怕還不只是末等國，簡直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朝鮮和台灣，實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續命湯』！

我們且用統計數字來證明。

朝鮮的土地漸次兼併於日人手中。若從自耕佃種別的土地分配情形檢看，則日人自耕農占三一·一%，而佃農占二七·五%，自耕農多於佃農。若韓人則反是，自耕農占二一

○·六%，而佃農占四四·九%。（據『朝鮮問題的真髓』。雙方的自耕佃種農皆除外不計。）尤其如『朝鮮土地大王』的東洋拓殖會社所有土地的增加，更是駭人的數字。拙作『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滿二十年的朝鮮』（見本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所列，東洋拓殖會社在朝鮮所有的土地總面積，一九二七年爲九八、四五〇·一町步（每町步約當一七·六四中畝）。這是何等廣大的土地所有！

再就各種主要企業的投資額比較看。據京城帝國大學法學部所編『朝鮮經濟研究』一九四頁所列，一九二七年日韓人投資的比較如下：農業投資額，日人爲九一%，韓人爲七%；林業投資額，日人爲九八，韓人爲零；水產業，日人爲九五·五%，韓人爲〇·五%；工業，日人爲七七%，韓人爲一三%；鑛業（本項據『朝鮮』雜誌七月號），日人爲七五%，韓人爲一〇%；即如本土韓人比較慣習的商業投資額，也歸日人占多數。日人爲七五%，而韓人只占一三%。（注意，外人的投資額除外）朝鮮的工商業，完全操縱於日本手中，朝鮮財富幾乎全爲日人所占有。

日本帝國主義征服擄取朝鮮的情形如此；而其征服擄取台灣的程度，也不在此下。

先就台灣土地日台人的分配考察看。手內雖無日本人與台灣人所有土地面積的比較材

料，但只就日人大土地所有的面積在台灣總耕地面積所占比率查看，也可知其大概。據矢內原忠雄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三三——三四頁，日本資本家所支配的新式製糖會社所經營的土地，所有地爲七八・六〇一甲，佃權取得地爲二五・二三七甲，合計一〇三・八三八甲（一九二六年），約當台灣耕地總面積八分之一強。更如花蓮港廳境內，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所有地爲九・二四八甲，其中的耕地面積爲五・〇〇一甲，約占該地耕地總面積四分之一強。此外，如愛久澤迫哉所經營源成農場的所有地，約有三千甲，南隆農場約有四千甲，今村繁三的今村農場所有地，約爲一千六百甲（以上皆一九二三年的統計）。日本拓殖株式會社（鈴木系）在新竹州中壠郡，也有水田三千甲。中小地主的所有地面積，也屬不小。只蓮港廳舊官營移民村的所有地，就有二千七百多甲，一九二五年指贈退職官吏的土地，也有四千七百多甲。

只就以上所列者合計，日人在台灣所支配的土地約爲十二萬甲，占台灣全部土地面積百分之十五以上。但此矢內氏的統計尙未周全，故其比率當比此數還多。

以上只就耕地考察過而已。若林野之屬於日人的面積，更足駭人，台東開拓株式會社所有的林野面積，約爲二萬甲（據一九二三年台東廳的報告），三井合名會社的茶園面積，

約爲一萬七千甲，台灣拓殖製茶株式會社的茶園面積，爲一千甲，三菱製紙會社的竹林及造林地面積，爲一萬五千甲，新竹州大湖郡普通行政區全面積一萬七千甲，也爲日人所占有；專賣局的樟腦造林地面積，約在三萬五千甲以上；阿里山，八仙山，及宜蘭濁水溪的林业官營地，八萬三千甲；帝國大學實習林的面積尤其廣大，約爲十三萬甲。這樣看來，台灣的林野簡直盡爲日人（無論是資本家或是政府）所獨占。

其次，再就日本資本在台灣產業界的支配狀態查看。因爲各種產業的項目過多，所以這裏只舉主要的產業，就日人資本額與台人資本額比較看。

各種企業公司日台人資本額的比較

（據上引同書一一八頁至一二〇頁）

公司數

資本實額

千日元

銀行業
日人
台人

二 三

四四、八〇四
六、五七二

有價證券買賣
日人
台人

一 一

五〇〇
一二五

鐵路業 日人獨占

小鐵路業 $\left\{ \begin{array}{l} \text{日人} \\ \text{台人} \end{array} \right.$

製糖業 $\left\{ \begin{array}{l} \text{日人} \\ \text{台人} \end{array} \right.$

纖維工業 $\left\{ \begin{array}{l} \text{日人} \\ \text{台人} \end{array} \right.$

石炭業 $\left\{ \begin{array}{l} \text{日人} \\ \text{台人} \end{array} \right.$

鹽業 $\left\{ \begin{array}{l} \text{日人} \\ \text{台人} \end{array} \right.$

造船鐵工業 日人獨占

電力電燈業 日人獨占

新聞印刷業 幾為日人獨占

根據上表，銀行業的資本實額，日人資本約為台人資本的八倍；台灣主要產業的糖業資本實額，日人約略八十倍於台人；石炭約為二倍。此外如造船鐵工業及電力電燈業等，完全歸日人獨占。於此可知：台灣產業界的利潤，幾乎全部入於日人手中。

一 五〇〇

三二 一、三六二
八七五

一一 一五〇、六〇七
一、九五〇

一四 三、八二五
一、〇〇〇

一一 一四、五三五
七八〇

一一 一、〇〇〇
一二五(?)

三 二、七〇〇

六 三五、二五七

二 七五〇

諸如上述，日本帝國主義經營朝鮮及台灣殖民地的結果，日本資本支配了朝鮮及台灣全土，以榨取該地人民的膏血，培養垂危的自身。換言之，日本帝國主義之能存至今日，實由於『殖民地的經營』。這種事理，就是一般的日本經濟學者，也都承認。

固然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營』延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命，但於朝鮮和台灣本地的人民影響如何？榨取的反面，就是被榨取。數十年來，朝鮮和台灣殖民地人民膏血受到極度絞榨的結果，已至黃瘦不堪的地步了。關於此點本刊過去已有詳盡的敘述，所以遠年的事實不再贅述。這裏，只就一九三〇年現在的情形，述其大概。

據最近台灣友人來信所云，一九三〇年台灣物價的暴落遠甚於日本內地。日本米（日本種的稻米）每石，原為十六元，現在跌至九元。蜜柑一斤原為一毛四分錢，現在跌至六分錢。芭蕉每斤原為一毛左右，現在跌至二分錢。所跌成分自四五十%至八十%。現在印度豆每斤只值二分錢，洋白菜每斤只值七分錢，蒜每斤值一分錢。物價雖然暴落，而公課公稅卻未稍減。據說台南州下的農民，因為無力納稅，致使所收成的稻全部為政府所征收。農家的收入不足以贍養家族，於是男的淪為農場的勞工，操作『五日一元』的苦工；女的也都離開溫暖的家庭，操作更賤價的同種苦工。去年末，台灣的智識婦女（受過小學

或中學程度的教育），也都投身於勞工羣，充當店員，汽車及軌動車的車掌，以及各公司各工場的職工。比較高尚的教員及銀行員的女子志願者，增加至數十倍之多。台灣的男女被壓而湧躍加入神聖勞動圈的結果，日本資本家的絞搾手段更可以盡量發揮。重以恐慌的福蔭，於是失業者聲遍於全台，生活艱苦的怨氣占滿了『全台』的空際。

台灣去年的悲慘情形如上所述，朝鮮的情形也當不在其下。朝鮮的農產物價，受到去年日本大恐慌的影響，一般的暴跌。且舉主要農產的米價為例來說明。朝鮮的米產量雖然年年增加——自一九一〇年以至現在，差不多是一直線的增加，但其價格則約自一九二六年以後，不但沒有增加，反有跌落之勢（參照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號『朝鮮』所載『鮮米的消長』）。這種相反的趨勢，至去年度尤其激烈化。去年米的豫想收穫量一九・二九〇・〇〇〇石，較諸過去七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期）的平均每年收穫量之一四・七一・四四八石，約增四百五十萬石，增加四分一。但是米價卻因此而大跌。一九三〇年九月（豐收的交界）米價尙為二十元，至十二月即跌至十二元，約跌一半（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號『朝鮮』所載『關於米價調節本府的應急施設』）。主要農產的米恐慌的情形如此，其他農物價之跌落，也可想見。

朝鮮農產物價這樣暴跌的結果，貧農占八〇%（據朝鮮總督府的調查）的朝鮮人民一般的生活艱苦，可想而知。朝鮮農民因迫於生活艱苦而沒落為『勞動者』，而勞動者又受到帝國主義資本家的極端絞榨，更加陷於苦境。於是構成朝鮮民族整個的沒落問題。而在此『沒落途程』中的朝鮮民衆，爲着掙扎生存，祇有犯罪一途。朝鮮犯罪件數，一九二一年爲八萬二千九百〇一件，至一九二九年就增至十六萬八千八百〇六件，增加一倍以上（註一）。再就其內容分析看。犯罪的趨勢，猥褻，姦淫，重婚這些所謂『文明罪』減少，而因『生活問題』引起的犯罪卻反增多；犯罪件數最多者爲盜竊罪，而詐財，橫奪等犯罪次之（註二）。

（註一）與（註二），皆據一九三二年三月號『朝鮮』所載『朝鮮生活與犯罪』。

只恃『財物的犯罪』當然解決不了朝鮮的整個『民生問題』。於是，就只有聽『天然淘汰法則』的支配，而實行『自己淘汰』了。朝鮮的自殺者數與年俱增，一九二〇年總數，爲一千一百六十二人。至一九二九年增至二千一百二十二，約增一倍。其內容，以財物犯的自斃占多數，棄兒數也屬不少（註）？於此，可見朝鮮民生問題的險象。

（註）『據朝鮮』本年三月號『朝鮮生活與犯罪』。

我們再就表現在產業界的這種險象加以考察。

朝鮮勞動爭議及佃種爭議的趨勢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九年

勞動爭議 ^件 數

參加人員

三、四〇三

一〇二
八、三九三

佃種爭議 ^件 數

參加人員

四、一四〇

一五
三六
二、六二〇(?)

(備考) 據『朝鮮』一九三〇年三月號『朝鮮生活與犯罪』。

據上表，朝鮮勞動爭議件數，未及八年間，即由三十六件增至一百〇二件，約增二倍多，參加人員的增加率也略等。同樣。佃種爭議件數，也由十五件增至三十六件，增加一倍以上，若參加人員，理論上也必增多，本表一九二九年參加人員的數字必定卻誤。

由以上所述各種情形，可知朝鮮民族的整個經濟，是向下衰落的。朝鮮產業雖然向上發展，而朝鮮民族的整個經濟，卻向下衰落！整個經濟向下衰落，朝鮮的失業威脅，自然難免於重大化。日本去年國勢調查後，朝鮮境內的失業者數已達一二十萬（據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大公報』所載『朝鮮華僑通信社訊』）——此數字恐不大可靠，姑引用之——再

加以威脅日本內地勞工市場的勞動羣衆約三十萬（據『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二三九頁），及流離於東三省的朝鮮移民約一百五十萬（據本刊上年所載『朝鮮問題的真髓』），其情勢之大實可想見。日本政府因爲救濟這種失業恐慌而講求『不自然』的辦法，大興『土木工事』及『砂防工事』。據說，土木工事可以消納一日工資七毛錢的工人四千一百二十七萬人，砂防工事可以消納每日工資五毛錢的工人一千五百萬人（註）。於此，更可想見朝鮮失業恐慌的程度，當在上述數目以上。

（註）參照本年四月號『朝鮮』所載『貧民救濟與砂防工事』及『貧民救濟與土木事業』二文。

簡切一句話，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恐慌，及日本帝國主義的過度榨取，已使朝鮮台灣殖民瀕於危殆，將陷萬劫的境地，使他們不得不出於『本能的掙扎』。台灣近年來的社會運動，已漸普遍化，羣衆化，已非前此之特殊階級所領導的社會運動所可比擬了。朝鮮去年的『光州事件』，直接的動因雖在於日韓學生的衝突，但就其不久即普遍於全國，農民也起而響應之，考察之，則其動因之非如此單純可知。除『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與『殖民地民衆的經濟覺醒』之外，恐無可解釋的根據。由此論據推論，朝鮮和台灣反帝國主義的掙扎，過去只是開花期罷了，此後纔是『結實』的時期。鑑於現在世界的大勢，朝鮮和台

灣的自主革命，將必成功於最近的將來，是可斷言的。無論日本帝國主義者怎樣利用『鎗砲政策』，子彈終久是不會打穿『經濟的動力』的！

結論——危險深度的認識

上面說過，早就該沒落的日本帝國主義，僅恃帝國主義的經營維持她的殘喘。但是現在，不但這種帝國主義經營已經發生窒礙，而且適當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恐慌』的際會，日本帝國主義的危險，就與『風前燭』所處者同樣。如果，這次的世界恐慌，不是所謂『景氣循環說』中的不景氣的話，我們的觀察，敢保是沒有錯誤的。我們且就這次世界恐慌的一環的日本恐慌的深度測量看。換句話說，且就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現階段，加以認識。——至若世界恐慌的問題，因為本特刊另有專論，故為避重復起見，略而不談，關於世界恐慌的部分，請閱本特刊所載『世界恐慌中的東方』！

日本這次大恐慌的結果，物價平均暴跌五〇%左右。各種企業公司的利益率，也大為減少。因此，各種企業公司及工場，終於不得不停業，甚至破產。這種停業及破產的慘狀，上面已經述過，這裏再就現存產業資本家的資產狀態考察看。

大川平三郎及淺野總一郎，是典型的日本產業資本家。我們且就此二者的資產的變動，加以考察。

日本二大產業資本家資產變動表

年次	大川資產額 千元	淺野資產額 千元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五四三	二九、七五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七〇	二七、五七〇
一九二九年	一八、〇〇四	二七、一四〇
一九三〇年	四、二六二	三、八一八

(註) 本表根據一九三一年一月份『改造』第一一九頁。

根據上表，大川現在的資產，約為一九二七年的二〇%，即與一九二九年比較，也不過二四%。不及一年之間，其資產竟減百分之七十六。淺野資產的減少，更比大川利害，一九三〇年的資產額不及一九二九年的一三%，一年之間，減少百分之八十七。

這裏尚須注意一點：上列資產額如果盡為純正資產，主人猶可以高枕無憂。但是事實

上，從前的負債也都加算在內。并且，物價雖然暴跌，資產的價格雖然減少，但其負債額依然如故，絲毫未減。這一點才是產業資本家的致命傷。例如本來的負債額都在資產額之下，但因此次物價暴跌的結果，負債額卻反超過負債額。且因金融資本家收縮營業而迫收放款，於是產業資本家，終不得不陷於破產的境地。

陷於危境的日本大產業資本家，至少可以舉出大川，淺野，若尾，久原，大倉，根津，藤山等人。中小產業資本家，更不遑枚舉。此外如茂木，高田，鈴木，松方，藤田等大產業資本家，早即陷於危境了。現在在日本經濟界活動的，除了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及少數第一流金融資本家而外，已皆無生氣了。這種現象只是產業資本家沒落，產業衰落的徵象罷了！

不但產業資本家沒落，就是農村的地主——包括自耕農——也莫不奄奄一息。農產物價暴跌的結果，金租的佃農無力照納從前的佃租，而地主的進款減少。若在實物佃租的佃種，地主因為所收到的米穀價格暴落半數以下，所以收入就減至半額以下。但是公家的租稅銀行的利息等負擔，卻不減於前。收支相減，所殘剩減額，較比從前的純正收入，當然相差很遠。自耕農也可以適用此種推論。因此，一般農家的經濟情狀，日益陷於負債的境

地。據日本帝國農會最近的調查，日本農家的負債總額在四十億元以上。又據長野縣農會的調查，農家每戶的平均負債，估計為八百六十八元。則日本全國農家的負債總額，當為四十八億元。所以大多數農村地主的收入，扣除房租公稅及利息後，所剩無幾，維持生活尚覺困難，償還前借『母金』更談不到。至無法可想時，也就只有聽『金融資本家』的自由處置了。所以，現階段的日本金融資本家，不但在都市的工商業，處於優勝的地位，它尚且支配着農村的『有地階級』。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現階段，不但無產羣衆叫苦連天，即都市的產業資本家及農村的地主，也都疾首相顧，只有金融資本家支配着整個的日本經濟。

然若整個的經濟恐慌繼續下去，金融資本的支配，也將失去根據而同歸於盡。蓋因金融資本健全支配的根基，在於整個經濟轉動的靈活。若經濟轉動停頓，產業資本家歇業或縮小營業範圍，則銀行等貸金業者的貸出額，自必減少。同時，儲金數量也以同樣理由大為減少。於是金融資本家的營業萎靡而喪失支配的根據。日本自從去年金解禁斷行後，整個經濟界陷於極度的恐慌，一般的銀行存款，就絕對的減少。據『改造』一九三〇年七月號九十六頁所載，一九三〇年四月末日本全國普通銀行的存款，較比上年同期的存款，減

少三億元。其中二億元是同年三四兩月間減少的。東京交易所組合銀行的存款，自同年一月至五月中旬，減少五千萬元。他方面，銀行的放款額也同樣減少。日本全國普通銀行一九三〇年四月末的放款，比較上年同期的放款，減少三億二千萬元，其中之一億二千萬元是四月中減少的。於此可知：日本經濟恐慌中日本金融業的萎縮及其萎縮的趨勢。因此萎縮，而引起同業間的競爭。競爭的結果，大銀行蠶食小銀行的顧客，而中小金融資本家也與產業資本家同樣，步入於危殆的境地，去年五月二十九日『東京朝日新聞』曾載『地方銀行因爲大銀行的橫行，作不當貸出的競爭，而訴怨於日本銀行（註——日本的中央銀行）』的一段消息。這就是事實的證明。

然而，即如利用巨大的資力吞併中小銀行的主顧的大銀行，它們的營業仍不免於萎靡。日本五大銀行（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安田）日本六大都市本支店的存放款狀態如下：

存款之部

（百萬元）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二・四九〇・〇

一九〇三年一月

二・四九二・四

二月

二・四五六・八

三月

二・四三二・七

四月

二・四二三・二

放款之部

(百萬元)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九九〇・九

一九三〇年一月

一・七七三・九

二月

一・七五二・一

三月

一・七五六・〇

四月

一・七八一・九

(備考)本表數目據一九三〇年七月號『改造』所載『沒落轉向期的日本資本主義』第三十二表及第三十三表。

根據上表，日本五大銀行一九三〇年四月的存款額，比較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存款

額，減少一億六千八百萬元。一九三〇年四月的放款額，則比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放款，減少二十億六千四百萬元。忍心犧牲中小銀行以自謀繁榮的五大銀行，其營業之萎靡尙且如此，日本整個經濟之極度不振，可想而知。

如上所述，日本整個的經濟，目下正在萎靡不振的狀態中，絕對統制於金融資本；而且日本全國的金融資本，猶有不稱其任的現象。這一點才是日本經濟現階段的真正意義。由於這個真正意義，而外資對日本的支配力，乃日益增大。日本的外資輸入額，自一九二一年以來，沒有一年不增加。反之，日本資本在外的金額，卻一年減少一年。且看下表。

日本外債增大表（單位百萬日元）

	外資輸入現額	在外日資現額	差額
一九二一年	一・五三二	二・〇八〇	五四八（餘）
一九二三年	一・五八五	一・六五三	六八（餘）
一九二四年	一・八三六	一・五〇一	三三五（欠）
一九二五年	一・九六一	一・四一三	五四八（全）
一九二六年	二・〇四七	一・三五七	六九〇（全）

一九二七年	二・〇三四	一・二七二	七六一(全)
一九二八年	二・一七七	一・一九三	九八四(全)
一九二九年	二・一六六	一・一八七	九八八(全)
一九三〇年	△ 二・二八四	✽	八四二

(備考)本表外資及在日資的數目，均據本年一月號『改造』一三〇頁。

△指示於外資輸入現額之外，尚有外人在日本各銀行公司的投資，一九二八年度，約爲一億日元。

✽指示十月廿四日日本銀行結帳的正幣準備額，故未包括在外日資的全部。

根據上表，一九二一年日本的外資輸入現額，只有十五億餘日元，至一九三〇年激增至二十二億八千萬餘元，約略增加一倍。反之，一九二一年在外的日本資本總額，約爲二十一億日元，至一九二九年則降至十一億餘日元，約減一半。因此，一九二一年日本欠他欠二者相減後，還有債權五億四千八百萬元，至一九二四年反負外債三億三千五百萬元。其後，負債之額年益增大，至一九二九年幾乎增至十億日元。這是在證明：日本全國將愈益淪爲國際的債務者。並且，這種國際債務的實額，尚不只如上列數字所指示者。其

實數且大於此。換言之，日本國民的債務負擔，因為物價的暴落（債額卻如舊）的緣故，約較紙面的數字增大一倍以上。

日本資本主義現階級的經濟，不但受制於本國的金融資本，並且受到國際金融資本的支配。本國經濟的自主活動，將愈益不靈，愈益受到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的掣肘。過去既有許多受到美國資本支配的事實（參照本年一月號『改造』一三〇頁），此後這種情勢將愈益擴大，尖銳化。

本節以上，關於日本目下的各種危險現象，加以解剖過。我們且在這裏，作個概述，以結束本論文。

（見新東方週年紀念特刊，廿年六月出版。）

上海太平洋書店編印

「現代百科文獻」說明書

編輯旨趣

本書是從二三十年來，數百種雜誌報章內，數日個學者傑構偉著中，由數十專門名家選精拔粹分類編成，以供各界研究中國各方面問題及世界重要問題。全書百冊，約千萬言，每類均屬名著，售價更極低廉，故本書——

第一使命。今日之中國，乃一外患內憂並發的中國，面臨危亡，在目前這一種狀況，實在是艱難着舉國人士，羣趨於所以致亂何以已亂的研究，因此，自世界以至中國，凡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等，莫不均在探索討論之中，無疑的，這種探討，積多數人的心力，實在是已經發見了很多的途徑，惟此類文字雖多，因缺乏整理，致散在各處，收效甚微，非加以博采細勘，詳為類別，提綱挈領，組成統籌，勢必令憂時之士，乃至經國負責者，都感到在這大海內如何撈針，因此，本書的第一使命，便是不顧一切，自告奮勇的來擔當這整理工作，消滅橫在當前技術上一個困難。

第二使命。中國自晚近數十年以來，詳究各種基本問題者，並不乏人，佳構傑作，尤屬不鮮，然而因政府和社會之未曾注意及此，與乎各圖書館分類的文化設施之缺乏，遂至許多學者專家之殫心竭力的文字，在刊物上發表以後，隨即消失，無從覓取，這不特有負若輩人士的苦心，且為社會上異常重大的損失，因此，本書的第二使命，便是接受今日以前之一切精神勞動的碩果，開闢今日以後之國家文化發揚的坦途。

第三使命。當此民窮財盡，公私經濟均極端枯竭的時候，縱有憂時好學之士，圖藉其個人精力，以救危報國，然而求以一人的財力，收買數萬冊書籍，千百種雜誌，必至力不從心，徒呼負負，因此，本書的第三使命，便一面在滿足此輩人士的智識要求，同時更在減輕其經濟擔負。

編輯希望。這三大使命，關於第三種，自問全可解決，第一二兩種，或材料搜集尚不十分完全，然大部份可視為已經解決，并且決定，倘以後繼續發現新材料，必隨時補印，務成完璧，就此聲明，如各界人士對於本書編者所未經發現之新舊刊物，或承嘉惠，或示來源，均屬歡迎之不暇。

編輯分類

本書分類編為——

「世界大勢」、「政治」、「經濟」、「財政」、「外交」、「軍事」、「教育」、「交通」、「法律」、「社會問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史地」、「文藝」、「學術思想」十五大類。

編輯名家

本書聘請下列諸公分任編輯

李劍農	唐有壬	皮皓白	陳立夫	文公直	丁默村	劉 產
周佛海	王世杰	彭學沛	胡慶育	彭勞夫	劉永濟	歐陽子倩
周鯨生	章秋桐	楊端六	陳炳堃	田 漢	彭一湖	張秉文

現代百科文獻

預 約 定 單

一 定書人姓名

二 定書人住址

三 定書部數

四 定書洋額

五 定書郵費

合寄銀洋

此致

太平洋書店台照

預約
分售

具

月
日

圓 圓 圓 部

現代百文
代科獻

現代之日·總論

單

購

聯

說明

- 【一】本書各冊均附此聯購單如購者已購若干冊更須添購若干冊時連單合足購十冊以上得享照定價五五折購三十冊以上五折之優待若同時再購本店出版各書更得享受照定價六折之優待
- 【二】此聯購單祇適用於本店總發行所

總發行所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上海太平洋書店謹訂

現代之日本・總論

二二・三・初版

太平洋書店編

【全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現代
百科文獻

版權所有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翠壽里十一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門售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電話 九三三七三五號
上海四馬路中市華通書局
電話 九二六八七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675B



此書在本叢書未出齊前·指定作樣
本·每冊祇收紙費大洋一角二分·